



宋史

十九

列傳四十一至五十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2
15



文庫11  
D272  
15

宋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蕭惠開

殷琰

蕭惠開南蘭陵人征西將軍思話子也初名慧開後改慧為惠少  
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為秘書郎著作並名  
家年少惠開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  
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當應將迎時俗緝外內之歡如  
汝自業將無小傷多異以取天下之疾患邪惠開曰人間宜相緝  
和甚如慈旨但不幸耿介恥見作凡人畫龍未成故遂至於多忤  
耳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轉尚書水部  
郎始與王濟征北府主簿南徐州治中從事史徙汝陰王友又為



氏閣前備書



010190559314

南徐州別駕中書侍郎江夏王義恭大將軍大司馬從事中郎孝  
建元年自太子中庶子轉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積射將軍徐  
冲之事偃任遇甚隆惠開不爲之屈偃怒使門下推彈之惠開乃  
上表解職曰陛下未照臣愚故引參近侍臣以職事非長故委能  
何偃凡諸當不敢參議竊見積射將軍徐冲之爲偃命所黜臣  
愚懷謂有可申故聊設微異偃恃恩使貴欲使人靡二情便訶脅  
主者手定文案割落臣議專載已辭雖天照廣臨竟未見察臣理  
違顏咫尺致茲壅濫則臣之受効蓋何足悲但不願侍中臣有其  
咎當而行之不知何過且議之不允未有彈科省心揆天了知在  
宥臣不能謝愆右職改意重臣刺骨鑠金將在朝夕乞解所忝保  
拙私庭時偃寵方隆由此忤旨別敕有司以屬疾多免惠開官思  
話素恭謹孺行與惠開不同常以其峻異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

解表自歎曰兒子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故也  
中庶子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爲父起四寺南郊南門  
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  
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蓋鮮而兄弟甚多若使  
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使人人等分又事可悲恥寺衆旣立自  
宜悉供僧衆由此國秩不復下均服除除司徒左長史大明二年  
出爲海陵王休茂北中郎長史寧朔將軍襄陽太守行雍州州府  
事善於爲政威行禁止襲封封陽縣侯還爲新安王子鸞冠軍長  
史行吳郡事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世祖子發遣之  
資應須二千萬乃以爲豫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  
暴之聲入爲尚書吏部郎不拜徙御史中丞世祖與劉秀之詔曰  
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徃服領已自殊有所震及在

任百僚畏憚之八年入爲侍中詔曰惠開前在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母憂去職起爲持節督青冀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不行改督益寧二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惠開素有大意臣竊欲廣樹經略善於述事對賓僚及士人說收牂牁越雋以爲內地綏討蠻濮闢地徵租聞其言者以爲大功可立太宗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又進平西將軍改督爲都督晉安王子勛反惠開乃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奉武文之靈兼荷世祖之眷今便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領二千人東下爲巴東人任叔兒起義所邀欣壽敗沒陝口道不復通更遣州治中程法度領三千人步出梁州又爲氏賊楊僧嗣所斷先是惠開爲治多任刑

誅蜀土咸懷猜怨及聞欣壽沒法度又不得前晉廢一部遂反於是諸郡悉應之並來圍城城內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皆悉遣出子勛尋平蜀人並欲屠城以望厚賞惠開每遣軍出戰未嘗不捷前後所摧破殺傷不可勝計外衆逾合勝兵者十餘萬人時天下已平太宗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惠開弟惠基步道使蜀具宣朝旨惠基旣至涪而蜀人志在屠城不欲使王命遠達遇留惠基不聽進惠基率部曲破其渠帥馬興懷等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得解時太宗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功更獎說蜀人於是處處蜂起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渠帥趙燕旬文章等與寶首屯軍於上去成都六十里衆號二十萬人惠開欲遣擊之將佐咸曰攻破蜀賊誠不爲難但慰勞使至未獲奉受而遣兵相距何以自明本心惠開曰今水陸四

斷表啟路絕寶首或相誣陷謂我不奉朝旨我之欲戰本在通使使若得通則誠心達矣乃作啟事具陳事情使腹心二人帶啟戎之曰須賊破路開便躍馬馳去遣永寧太守蕭惠訓別駕費欣業萬兵並進與戰大破之生禽寶首囚於成都縣獄所遣使至上使執送寶首除惠開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南郡太守不拜泰始四年還至京師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到希微負蜀人責將百萬為責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以為隨其同上不能攜接得還意恥之廐中凡有馬六十四匹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常皆如是先劉瑀為益州張說代之瑀去任凡所攜將佐有不樂反者必逼制將還語人曰隨我上豈可為張說作西門客邪惠開自蜀還資財二千餘萬悉散施道路一無所留五年又除桂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而惠開

劉瑀到作

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日以負釁推屈慮興宗不能請已戒勸部下蔡會稽部伍若借問慎不得答惠開素嚴自下莫敢違犯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不知為誰遣人歷舫訊惠開有舫十餘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答者復為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太守如故六年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寺內所住齋前有智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胃懷雖壽百歲猶為天也發病歐血吐如肝肺者甚多除巴陵王休若征西長史寧朔將軍南郡太守未拜七年卒時年四十九子叡嗣齊受禪國除惠開與諸弟並不睦惠基使益州遂不相見與同產弟惠明亦著嫌隙云

殷琰陳郡長平人也父道鸞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琰少為太祖

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初為江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始  
興王濬後軍主簿出為鄱陽晉熙太守豫州治中從事史廬陵內  
史臧質反棄郡奔北皖琰性有計數欲進退保全故不還都邑事  
平坐繫尚方頂之被宥除海陵王國郎中令不拜臨海王子項為  
冠軍將軍吳興太守以琰為錄事參軍行郡事復為豫州別駕太  
宰戶曹屬丹陽丞尚書左丞少府尋陽王子房冠軍司馬行南豫  
州隨府轉右軍司馬又徙巴陵王休若左軍司馬前廢帝永光元  
年除黃門侍郎出為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  
朝琰仍行府州事太宗泰始元年以休祐為荊州欲以吏部郎張  
岱為豫州刺史會晉安王子勛反即以琰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  
梁郡諸軍事建武將軍豫州刺史以西汝陰太守龐道隆為琰長  
史殿中將軍劉順為司馬順勸琰同子勛琰家累在京邑意欲奉

士疑土

順而士人前右軍參軍杜叔寶前陳南頓二郡太守皇南道郡道  
烈從弟前馬頭太守景度前汝南潁川二郡太守龐天生前淮陽  
令夏侯季子等竝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門義不過數人無以自  
立受制於叔寶等太宗遣冗從僕射柳倫領軍助驃騎大將軍山  
陽王休祐又遣中兵參軍鄭瑗說琰令還二人至即與叔寶合叔  
寶者杜坦之子既土豪鄉望內外諸軍事並專之弋陽太守卜天  
生據郡同逆斷梁州獻馬得百餘匹邊城令宿僧護起義斬天生  
傳首京邑太宗嘉之以為龍驤將軍封建興縣侯食邑三百戶時  
綏戎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義於懸瓠收兵得千餘人  
袁顛遣信誘矜司馬汝南人常珍奇以金鈴為信珍奇即日斬矜  
送首詣顛顛以珍奇為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太宗追贈矜本官以  
義陽內史龐孟蚪為司州刺史領隨郡太守孟蚪不受命起兵同

子勛子勛召孟蚪出尋陽而以孟蚪子定光行義陽郡事太宗知  
琰逼迫士人事不獲已猶欲羈縻之以琰兄前中書郎瑗為司徒  
右長史子邈為山陽王休祐驃騎參軍子勛遣使以琰為輔國將  
軍梁郡太守後又加豫州假節督南豫數郡杜叔寶求琰上佐龐  
道隆慮其為禍乃請奉表使尋陽琰即以叔寶為長史梁郡太守  
休祐步入朝家內猶分停壽陽琰資給供贍事盡豐厚二年正月  
太宗遣輔國將軍劉劬率寧朔將軍呂安國西討休祐出鎮歷陽  
為諸軍總統時徐州刺史薛安都亦據彭城反募能生禽琰安都  
封千戶縣侯賜布絹各二千匹二月劬進軍小岷初合肥戍主南  
汝陰太守薛元寶委郡奔子勛前太守朱輔之據城歸順琰遣攻  
輔之輔之敗走琰以前右軍參軍裴季為南汝陰太守季又歸順  
太宗卽而授之琰所用象縣令許道蓮亦率二百人歸降太宗以

為馬頭太守三月上又遣寧朔將軍劉懷珍段僧愛龍驤將軍姜  
產之馬步三軍助劬討琰義軍主黃回募江西楚人千餘斬子勛  
所置馬頭太守王廣元以回為龍驤將軍淮西人前奉朝請鄭墨  
率子弟部曲及淮右郡起義於陳郡城有衆一萬太宗以為司州  
刺史後虜寇淮西戰敗見殺追贈冠軍將軍是月劉順柳倫皇甫  
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去壽陽三百里劬率衆軍  
並進去順數里立營在道遇雨且始至壘壘未立順欲擊之時琰  
所遣諸軍並受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  
微不宜統督唯二軍不受命至是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  
既而劬營壘漸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四月劬錄事參軍王起前  
部賊曹參軍甄澹等五人委劬奔順順因此出車攻劬順幢主樊  
僧整與臺馬軍主驃騎中兵參軍段僧愛交稍鬪僧整刺僧愛殺

口必下文  
當作伯  
梅九章有  
垣閱者憶  
與閱同人

之追贈屯騎校尉愛勇冠三軍軍中並懼太宗又遣太尉司馬  
垣閱率軍來會步兵校尉龐沈之助裴季成合肥初淮南人周  
符說休祐求起義兵休祐不許固請乃遣之杖策單行至安豐收  
得八百餘人於淮西為遊兵珍奇所置弋陽太守郭確遣將軍郭  
慈孫擊伯符於金丘琰又遣中兵參軍趙叔寶助之慈孫等為伯  
符所敗並投水死太宗以伯符為驃騎參軍叔寶本謂臺軍停住  
歷陽不辦進順等至無不瓦解唯齊一月日糧既與勳相持軍食  
盡報叔寶送食叔寶乃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以五千精兵  
防送之勳聞之軍副呂安國曰劉順精甲八千而我眾不能居半  
相持既久疆弱勢殊苟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在彼糧將竭我  
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  
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勳以為然乃以

疲弱守營簡選千百精手配安國及軍主黃回等間路出順後於  
橫塘抄之安國始行計叔寶尋至政齋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  
將士並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  
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為函箱障叔寶於外為遊軍幢主  
楊仲懷領五百人若前與安國回等相會仲懷部曲並欲退就叔  
寶并力擊安國仲懷曰賊至不擊復欲何待且統軍在後政三二  
里間比吾交手何憂不至即便前戰回所領並淮南楚子天下精  
兵眾力既倍合戰便破之於陣殺仲懷仲懷所領五百人死盡叔  
寶至而仲懷及士卒伏尸蔽野回等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  
走不假復擊退軍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乘米車奔走  
安國即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劉順聞米車見燒叔  
寶又走三月一日夜眾潰奔還壽陽仍走淮西就常珍奇勳於是



方軌而進。叔寶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勛與諸軍分營城外。黃  
回立航渡肥水。叔寶遣馬步三千欲破航。并柵斷小岨。埭回擊大  
破之。焚其船柵。休祐與琰書曰：君本文弱，素無武幹。是遠近所悉。  
且名器清顯，不應復有分外希覬。近者之事，當是劫於凶豎，不能  
守節。今大軍長驅已造城下，勢孤援絕，禍敗交至。顧昔情款，猶有  
惻然。聖上垂天地之仁，開不世之澤，好生惡殺，遐邇所聞。顧琛、王  
曇生等皆軍敗，進走披草乞活，尚蒙恩恕。曩處私門，今神鋒所臨，  
前無橫陳，況窮城弱衆，殘傷之餘，而欲自固乎？若開門歸順，自可  
不失富貴。將佐小大，並保榮爵。何故苟困士民，自求壑身膏斧？  
鑊妻息并盡，老兄垂白，東市受刑，邪幸自思之。信言不爽，有如皎  
日上。又遣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勛又與琰書曰：昔景和凶悖行絕，  
人倫昏虐，險穢諫諍，杜塞遂殘，毀陵廟，芟刈百僚，縱毒窮凶，靡有

紀極。于時人神回遑，莫能自保。中內士庶咸願一匡，予職在直衛，  
目所備覩。主上神機天發，指麾克定，橫流塗炭，一朝太平，扶危拯  
急，實冠終古。而四方持疑，成此乖逆。資斧所臨，每從偃簡。足下以  
衣冠華胄，信繁夙昭，附戾從違，猶見容養。賢兄長史階升清列，賢  
子參軍亦塞國網。間者進軍宛唐，計由劉順，退衆閉城，當時未了。  
過蒙朝恩，謬充將帥。蚤承風素，情有依然。今皇威遠申，三方臆弱，  
勝敗之勢，皎然可覽。王御史昨至，主上敕驃騎教賢兄、賢子書，今  
悉遣送。百代以來，未有弘恩曲宥。乃至於此，且朝庭方宣示大義，  
惟新王道，何容標虛辭於士女，失國信於一州，以足下明識淵見，  
想必不俟終日。如其孤背亭毒，弗忌屠陷者，便當窮兵肆武，究法  
極刑。將恐貴門無復祭祀之主，墳壟乏掃灑之望。進謝忠臣，退慙  
孝子，名實兩喪，沒有餘責。扶力略白，幸加研覽。琰本無反心事，由

力屈叔寶等有降意前後屢遣送誠牋而衆心持疑莫能相一故歸順之計每多愆塞嬰城愈固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義攻郭確於弋陽以益之爲輔國將軍督弋陽西山事六月勅築長圍始合田益之率蠻衆萬餘人攻龐定光於義陽定光遣從兄文生拒之爲益之所破見殺遂圍其城定光求救於子勛子勛以定光父孟蚪爲司州刺史率精兵五千救義陽并解壽陽之圍常珍奇又自懸瓠遣三千人援定光屯軍柳水益之不戰望風奔散孟蚪乘勝進軍向壽陽初常珍奇遣周當垣式寶率數百人送仗與琰式寶驍勇絕衆因留守北門乃率所領開門掩襲勳入其營勳逃避得免式寶得勳衣帽而去勳於是乃豎長圍治攻道於東南角并填塹東南角有高樓隊主趙法進計曰外若進攻必先攻樓樓頽落旣傷將士又使人情沮壞不如先自毀之從其言勳用草茅苞土

擲以塞塹擲者如雲城內乃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燃後土續至一二日塹便欲滿趙法進復獻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燃二日間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勳乃作大蝦蟇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琰戶曹參軍虞挹之造礮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初廬江太守王子仲棄郡奔尋陽廬江人起義休祐遣員外散騎侍郎陸悠之助之劉胡遣其輔國將軍薛道標渡江煽動羣蠻規自廬江掩襲歷陽悠之衆弱退保譙城司徒建安王休仁遣參軍沈靈寵馳據廬江道標後一日方至悠之自譙城來會因與道標相持七月龐孟蚪至弋陽勳遣呂安國垣閔龍驤將軍陳顯達驃騎參軍孟次陽拒之孟蚪軍副呂興壽與安國有舊率所領降安國進軍破孟蚪於麥潭義軍主陳肫又破之於汝水孟蚪走向義陽義陽已爲王玄謨子曇首起義所據乃

逃於蠻中淮西人鄭叔舉起義擊常珍奇以爲北豫州刺史八月  
皇甫道烈柳倫等二十一人聞孟蚪敗並開門出降勛因此又與  
琰書曰柳倫來奔具相申述方承足下迹纏穢亂心秉忠誠惛默  
窮愁不親戎政去冬開天之始愚迷者多如足下流比進非社稷  
宗臣退無顧命寄託朝廷旣不偏相嫌貴足下亦復無所獨愆程  
天祚已舉城歸順龐孟蚪又繼迹奔亡劉胡困於錢溪袁顛欲戰  
不得推理揆勢亦安能久且南方初起連州十六擁徒百萬仲春  
以來無戰不北摧陷殄滅十無一二南憑袁顛弱卒北恃足下孤  
城以茲定業恐萬無一理方今國網疎略示舉宏維比日相白想  
亦已具矣且倫等皆是足下腹心牙爪所以攜手相捨非有怨恨  
也了知事不可濟禍害已及故耳夫擁數千身合抗天下之兵傾  
覆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蔽之人猶當不爲其事况復足下少祖

名教疾沒世無稱者邪所以復有此白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爲茂  
草兼傷貴門一日屠滅足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示以  
禍福先遣咫尺之書表達誠款然後素車白馬來詣轅門若令足  
下髮膚不全兒姪彫耗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至辭不遂寧復多  
白薛道標猶在廬江劉胡又分兵揚聲向壽陽及合肥勛遣許道  
邁馳赴合肥助裴季文又遣黃回孟次陽及屯騎校尉段佛榮武  
衛將軍王廣之縱之道標率其黨薛元寶等攻合肥勛所遣諸軍  
未至爲道標所陷季文及武衛將軍秦慶祖力戰死之勛馳遣桓  
閔總統諸軍攻合肥是月劉胡敗走尋陽平定太宗遣叔寶從父  
弟季文至琰城下與叔寶語說四方已定勸令時降叔寶曰我乃  
信汝心爲人所誑耳叔寶閉絕子勛敗問有傳者卽殺之時琰子  
邈東在京邑繫建康太宗送邈與琰令說南賊已平之問自建康

出便防送就道議者以爲宜聽邈與伯父瑗私相見不爾無以解  
城內之惑不從邈至叔寶等果疑守備方固十月薛道標突圍與  
十餘騎走奔淮西投常珍奇薛元寶歸降先是晉熙太守闕湛之  
據郡同逆至是沈靈寵自廬江攻之湛之未知尋陽已敗固守不  
降靈寵乃取諸符破劉胡文書置車中攻城僞敗棄車而走湛之  
得書大駭其夜奔逃十一月常珍奇乞降慮不見納又求救於索  
虜太宗卽以珍奇爲司州刺史領汝南新蔡二郡太守虜亦遣僞  
帥張窮奇騎萬匹救之十二月虜至汝南珍奇開門納虜淮西七  
縣民並連營南奔劉順之亦棄虜歸順南賊降者太宗並送琰城  
下令與城內交言由是人情沮喪琰將降先送休祐內人出城然  
後開門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與諸將帥面縛請罪勅並撫宥無所  
誅戮自將帥以下財物資貨皆以還之纖毫無所失虜騎散琰至

水聞城陷乃破義陽殺掠數千人而去垣式寶尋復反叛投常  
珍奇以平琰功劉懷珍封艾縣侯食邑四百戶垣闕樂鄉縣侯孟  
次陽攸縣子王廣之蒲圻縣子陳顯達彭澤縣子呂安國鍾武縣  
子食邑各三百戶黃回葛陽縣男食邑二百戶送琰及僞節還京  
都又之爲王景文鎮南諮議參軍兼少府泰豫元年除少府加給  
事中後廢帝元徽元年卒時年五十九琰性和雅靜素寡嗜欲諳  
前世舊事事見甚謹少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爲城內  
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淵並與之友  
善云

史臣曰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蓋以類得之也昔啟方說主迹  
表遺親鄧攸淳行愛兼猶子雖稟分參差情紀難一而均薄等厚  
未之或偏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情險於山

川有於此也

宋世時陝外軍行受兼前千繼稟公參差部隊一而以萬善軍  
支引曰夫未出引必於率千之門蓋以陝外之山昔如文諸主並  
善云

陝州刺史王景文西陝軍蔡興宗何空壽誠並與之文  
前時善軍軍且甚勤心以資計且解亦善則如文國蘇和為城內  
事申於參部示辦示平卒押平正十大從抄味解暗素哀善於前  
帶之為王景文難南諸將參軍兼少內泰新示甲制少存時命  
千食邑各三百日黃回葛國練思食邑二百日張燮又高僧燮京  
及期外練千王龍之散世練千東臨道道軍練千呂文國致佐練  
德皆以平定也陝外軍行受兼前千入而未試左贊拜又燮於常  
本問無問八好善國練千入而未試左贊拜又燮於常

宋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薛安都

沈文秀

崔道固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為強族同姓有三千家父廣為宗豪高  
祖定關河以為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  
索虜使助秦州刺史北賀汭擊反胡曰龍子滅之由是為偽雍秦  
二州都統州各有刺史都總統其事元嘉二十一年索虜主拓跋  
燾擊芮芮大敗安都與宗人薛永宗起義永宗營汾曲安都襲得  
弘農會北地人蓋吳起兵遂連衡相應燾自率眾擊永宗滅其族  
進擊蓋吳安都料眾寡不敵率壯士辛靈度等棄弘農歸國太祖

曰疑白

西及古則

氏國

延見之求北還構扇河陝招聚義衆上許之給錦百疋雜繒三百疋復襲弘農虜已增戍城不可克蓋吳又死乃退還上洛世祖鎮襄陽板爲揚武將軍北弘農太守漸強盛安都乃歸襄陽從叔沈亦同歸國官至綏遠將軍新野太守二十七年隨王誕版安都爲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陝率步騎居前所向克捷事在元景傳軍還誕版爲後軍行參軍二十九年除始興王濬征北行參軍加建武將軍魯爽向虎牢安都復隨元景北出卽據關城期俱濟河取蒲版會爽退安都復率所領隨元景引還仍伐西陽五水蠻世祖伐逆轉參軍事加寧朔將軍領馬軍與柳元景俱發四月十四日至朱雀航橫矛瞋目叱賊將皇甫安民等曰賊弑君父何心事之世祖踐阼除右軍將軍五月四日率所領騎爲前鋒直入殿庭賊尚有數百人一時奔散以功封南鄉縣男食邑五百戶安都後

征關陝至白口夢仰頭視天正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夢天開乃中興之象邪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爲大司馬參軍犯辜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元景遙問薛公何處去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詣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乃給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旣回馬復追呼之別宜與卿有所論令下馬入車旣入車因責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雖復人士庾淑之亦何由得知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爲朝廷勳臣宜崇奉法憲云何放恣輒欲於都邑殺人非唯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以相宥因載之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官孝建元年復除左軍將軍二月魯爽反叛遣安都及兗從僕射

魯龍驤將軍宗越率步騎據

歷陽爽遣將鄭德玄戊大峴德玄使前鋒楊胡與輕兵向歷陽安  
都遣宗越及歷陽太守程天祚逆擊破之斬胡與其軍副德玄  
復使其司馬梁巖屯峴東安都幢主周文恭晨往偵候因而襲之  
悉禽賊未敢進世祖詔安都留三百人守歷陽渡還採石遷輔國  
將軍竟陵內史四月曾爽使弟瑜率三千人出小峴爽尋以大眾  
阻大峴又遣安都步騎八千度江與歷陽太守張幼緒等討爽安  
都軍副建武將軍譚金率數十騎挑戰斬其偏帥幼緒懼輒引  
軍退還安都復還歷陽臧質久不至世祖復遣沈慶之濟江督統  
諸軍爽軍食少引退慶之使安都率輕騎追之四月丙戌及爽於  
小峴爽自與腹心壯騎斷後譚  
解之不能入安都望見爽便  
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  
習戰陳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之

口南史  
作范

南郡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為支軍賊有少步營在蕪  
湖安都遣將呂興壽率數十騎襲之賊眾驚亂斬首及赴水死者  
甚眾義宣遣將劉湛及質攻玄謨玄謨命眾軍擊之使安都引騎  
出賊陣右譚金三歷賊陳乘其隙縱騎突之諸將係進是朝賊馬  
軍發蕪湖欲來會戰望安都騎甚盛隱山不敢出賊陣東南猶堅  
安都橫擊陷之賊遂大潰安都隊主劉元儒於艦中斬湛首轉太  
子左衛率大明元年慶之無鹽東平太守劉胡出戰失利二弟遣  
安都領馬軍北討東陽太守沈法系水軍向彭城並受徐州刺史  
申坦節度上戒之曰賊若可及便盡力殄之若度已回可過河耀  
威而反時虜已去坦求回軍討任榛見許安都當向左城左城去  
滑臺二百餘里安都以去虜鎮近軍少不宜分行至東坊城遇任

招刊港疑  
當作刊港  
之見義宣  
傳身刊港  
字弘仁傳  
在第二十  
五卷與誰  
之別人

榛三騎討禽其一餘兩騎得志任榛聞知皆得逃散時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系並白衣領職垣繫尚方任榛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逋叛所聚所在皆棘榛深密難為用師故能久自保藏屢為民患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加散騎常侍七年又加征虜將軍為太子左衛率十年終世祖世不轉前廢帝即位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永光元年出為使持節督兗州諸軍事前將軍兗州刺史景和元年代義陽王昶督徐州豫州之梁郡部安都不受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初安都從子索兒前廢帝景和中為前軍將軍直閣從誅諸公封武安縣男食邑三百戶太宗即位以為左將軍直閣如故安都將為逆遣密信報之又遣數百人至爪步迎接時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泰始二年正月

南史秀作李

月索兒光世並在省安都信催令速去二人俱自省逃出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皆同反文秀遣劉彌之張靈慶崔僧琰三軍道固遣子景徵傅靈越領眾並應安都彌之等南出下邳靈越自太山道向彭城時濟陰太守申闢據睢陵城起義索兒率靈越等攻之安都使同黨裴祖隆守下邳城彌之等至下邳攻計歸順因進軍攻祖隆僧琰不同率所領歸安都索兒聞彌之有異志舍睢陵馳赴下邳彌之等未戰潰散並為索兒所執見殺時太宗以申令孫為徐州代安都令孫進據淮陽密有反志遣人告索兒曰欲相從順而百口在都可進軍見攻若戰敗被執家人可得免禍索兒乃遣靈越向淮陽令孫出城為相距之形既而奔散北投索兒索兒使令孫說闢令降闢既降索兒執闢及令孫並殺之索兒因引軍渡淮軍糧不給掠



奪百姓穀食太宗遣齊王率前將軍張永寧朔將軍垣山寶王寬  
員外散騎侍郎張寘震蕭順之龍驤將軍張季和黃文玉等諸軍  
北討其年五月軍次平原索兒等率馬步五千列陳距戰擊大破  
之索兒又虜掠民穀固守石梁齊王又率鎮北參軍趙曇之呂湛  
之擊之索兒軍無資實所資野掠既見攻逼無以自守於是奔散  
又追破之於葛家白鵠索兒走向樂平縣界為申令孫子孝叔所  
斬安都子道智大將范雙走向合肥詣南汝陰太守裴季降特武  
衛將軍王廣之領軍隸劉劬攻殷琰於壽陽傅靈越奔逃為廣之  
軍人所生禽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生送詣劬劬  
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劬又問四方阻逆  
無戰不禽主上皆加以曠蕩即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  
章聞乎靈越答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

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詳參豫人生歸於一死  
實無面求活勳壯其意送還京師太宗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  
終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時輔國將軍山陽內史程天祚  
據郡同安都攻圍彌時然後歸順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  
畢衆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奉啟書詣太宗歸款曰臣庸隸荒萌偷  
生上國過蒙世祖孝武皇帝過常之恩犬馬有心實感恩遇是以  
晉安始唱投誠孤往不期生榮實存死報今天命大歸羣迷改屬  
輒率領所部束骸待誅違拒之罪伏聽湯鑊索兒之死也安都使  
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降太宗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於  
淮外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之安都謂既已歸順不應遣重兵  
懼不免罪乃遣信要引索虜三年正月索虜遣博陵公尉遲苟人  
城陽公孔伯恭二萬騎救之永等引退安都開門納虜虜即授安

都徐州刺史河東公四年三月召還桑乾五年死於虜中時年六十初安都起兵長史蘭陵儼密欲圖之見殺安都未向桑乾前掌將軍裴祖隆謀殺苟人舉彭城歸順事洩見誅員外散騎侍郎孫耿之擊索兒戰死及劉彌之張靈慶皆戰敗見殺並為太宗所哀追贈儼光祿勳祖隆寧朔將軍兗州刺史耿之羽林監彌之輔國將軍青州刺史靈慶寧朔將軍冀州刺史安都子伯令環龍亡命梁雒二州之間三年率亡命數千人襲廣平執太守劉冥虬攻順陽克之略有義成扶風置立守宰雒州刺史已陵王休若道南陽太守張敬兒新野太守劉攘兵擊破之並禽先是東安東莞二郡太守張讜守圍城在彭城東北始同安都未亦歸順太宗以為東徐州刺史復為虜所沒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司空慶之弟子也父劭之南中郎行

參軍文秀初為郡主簿功曹史慶之貴後文秀起家為東海王禧撫軍行參軍又遷義陽王昶東中郎府東遷錢塘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武康令尚書庫部郎本邑中正建康令坐為尋陽王鞭殺私奴免官加杖一百尋復官前廢帝即位為建安王休仁安南錄事參軍射聲校尉景和元年遷督青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時帝狂悖無道內外憂危文秀將之鎮部曲出屯白下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土崩將至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此人性情無常猜忌特甚將來之禍事又難測今因此眾力圖之易於反掌千載一時萬不可失慶之不從文秀固請非一言輒流涕終不回文秀既行慶之果為帝所殺慶之死後帝遣直閭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方興未至太宗已定亂馳驛駐之方興既至為文秀所執尋見釋遣還京師時晉安王子

勳據尋陽反叛六師外討徵兵於文秀文秀遣劉彌之張靈慶崔  
僧琬三軍赴朝庭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已同子勳遣使報文秀以  
四方齊舉勸令同逆文秀卽令彌之等回應安都彌之等尋歸順  
事在安都傳彌之青州強姓門族甚多諸宗從相合率奔北海據  
城以拒文秀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琅邪清河廣川二郡  
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並  
起義文秀司馬房文慶謀應之爲文秀所殺文秀遣軍主解彥士  
攻北海陷之乘民從弟伯宗合率鄉兵復克北海因率所領向青  
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敗被創弟天愛扶持將去伯宗  
曰丈夫當死戰場以身殉國安能歸死兒女手中乎弟可速去無  
爲兩亡乃見殺追贈龍驤將軍長廣太守太宗遣青州刺史明僧  
暲東莞東安二郡太守李靈謙率軍伐文秀玄邈乘民僧暲等並

進軍攻城每戰輒爲文秀所破雖而復合如此者十餘泰始二年  
八月尋陽平定太守遣尚書度支郎崔元孫慰勞諸義軍隨僧暲  
戰敗見殺追贈寧朔將軍冀州刺史上遣文秀弟文炳詔文秀曰  
皇帝前問督青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  
刺史朕去歲撥亂功振普天於卿一門情有殊澤卿得延命至今  
誰之力耶何故背國負恩遠同逆豈今天下已定四方寧壹卿獨  
守窮城何所歸奉且卿百口在都兼有墳墓想情非木石猶或顧  
懷故指遣文炳具相宣示凡諸逆郎親爲戎首一不加辜文炳所  
具卿獨何人而能自立便可速率部曲同到軍門別詔有司一無  
所問如其不爾國有常刑非惟戮及弟息亦當夷卿墳隴旣以謝  
齊土百姓亦以勞將士之心故有今詔三年二月文秀歸命請舉  
卽安本任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逆爲土人起義所

攻與文秀俱遣信引虜虜遣將莫與白曜率大眾援之文秀已受朝命乃乘虜無備縱兵掩擊殺傷甚多虜乃進軍圍城文秀善於撫御將士咸為盡力每與虜戰輒摧破之掩擊管若往無不捷太宗進文秀號輔國將軍其年八月虜蜀郡公拔式等馬步數萬人入西郭直至城下文秀使輔國將軍垣譙擊破之九月又逼城東十月進攻南郭文秀使員外散騎侍郎黃彌之等邀擊斬獲數千四年又進文秀號右將軍封新城縣侯食邑五百戶虜青州刺史三陸顯於安丘縣又為軍主高崇仁所破死者數百人虜圍青州積久太宗所遣救兵並不敢進乃以文秀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為轉國將軍統高密北海平昌長文靜至東萊之不其城為虜所斷邊不得進因保城自守又為虜所攻屢戰輒尅太宗加其東青州刺史四年不其城為虜所陷文

囚疑囚

白曜上疑脫

靜見殺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軍士卒為之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鬪甲冑生蟻虱五年正月二十四日遂為虜所陷城敗之日解釋戎衣緩服靜坐命左右取所持節虜既入兵刃交至問曰青州刺史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囚執之幸出聽事前剝取衣服時白曜在城西南角樓裸縛文秀至曜前執之者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曜命還其衣為設酒食饋送桑乾其餘為亂兵所殺死者甚眾太宗先遣尚書功論郎何如真選青州文武亦為虜所殺文秀在桑乾凡十九年齊之永明四年病死時年六十一

崔道固清河人也世祖世以幹用見知歷太子屯騎校尉左軍將軍大明三年出為齊北海二郡太守民焦恭破古冢得玉像道固檢得獻之執繫恭入為新安王子鸞北中郎諮議參軍永嘉王子

永

仁左軍司馬景和元年出為寧朔將軍冀州刺史鎮歷城泰始二年進號輔國將軍又進號征虜將軍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同逆上即還道固本號為徐州代之道固不受命遣子景微軍主傅靈越率眾赴安都既而為土人起義所攻屢戰失利閉門自守會四方平定上遣使宣慰道固奉詔歸順先是與沈文秀共引虜虜既至固守距之因被圍逼虜每進輒為道固所摧三年以為都督冀青兗幽并五州諸軍事前將軍冀州刺史加節又進號平北將軍其年為虜所陷被送桑乾死於虜中

史臣曰春秋列國大夫得罪皆先致其邑而後去唯邾莒三臣書以叛人之目蓋重地也安都勤王之略義關於藩屏以地外奔罪同於三叛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此之為乎

宋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西川中圖印

列傳第四十九

袁粲

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濶揚州秀才蚤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愨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愨孫饑寒不足毋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誡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愨孫少好學有清才有欲與從兄顓婚者伯父洵即顓父曰顓不堪政可與愨孫婚耳時愨孫在坐流涕起出蚤以操立志行見知初為揚州從事世祖安北鎮軍北中郎行參軍侍中郎主簿世祖伐逆轉記室參軍及即位除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世祖率羣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愨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世祖世祖使御史中丞王

及古閣

謙之糾奏並免官二年起為廷尉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出為  
 輔國將軍西陽王子尚北中郎長史廣陵太守行兗州事仍為永  
 嘉王子仁冠軍長史將軍太守如故大明元年復為侍中領射聲  
 校尉封興平縣子食邑五戶事在顏師伯傳三年坐納山陰民丁  
 丁彖文貨舉為會稽郡孝廉免官尋為西陽王子尚撫軍長史又  
 為中庶子領左軍將軍四年出補豫章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五年  
 復還為侍中領長水校尉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年轉吏部尚  
 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臨宴東宮愍孫勸顏師伯酒師伯  
 不飲愍孫因相裁辱師伯見寵於上上常嫌愍孫以寒素凌之因  
 此發怒出為海陵太守前廢帝即位除御史中丞不拜復為吏部  
 尚書永光元年徙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景和元年復入為侍中領  
 尚書將軍太宗泰始元年轉司徒左長史冠軍將軍南東海太守

南史彖作  
 承南史唯  
 止一丁字  
 丁事後疑  
 當刪

南史淵作  
 深

心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厚常著妙德先生傳以續稽康高士傳  
 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  
 栖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疎懶無所營尚然九流  
 曰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泛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  
 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故深交或迂俗察罔識所處席門  
 常掩三逕裁通雖揚子寂漠嚴叟沈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  
 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  
 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  
 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  
 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  
 狂若一眾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愍孫幼  
 慕荀奉倩之為人白世祖求改名為粲不許至是言於太宗乃改

南史卷八十九

為粲字景倩焉二年遷領軍將軍將士三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增封三百戶固辭不受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又領丹陽尹六年上於華林園茅堂講周易粲為執經又知東宮事徙為右僕射七年領太子詹事僕射如故未拜遷尚書令丹陽尹如故坐前選武衛將軍江柳為江州刺史柳有罪降為守尚書令太宗臨崩粲與褚淵劉劭並受顧命加班劍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帝未親朝政下詔曰比元序愆度留重燿晷有傷秋稼方貽民瘼朕以眇眇未弘政道因囹尚繁枉滯猶積晨兢夕厲每惻于懷尚書令可與執法以下就訊眾獄使寬訟洗遂瘦弊昭蘇頒下州郡咸令無壅元徽元年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敦逼備至中使相望粲終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曰及祥變常發詔衛軍斷客二年

桂陽王休範為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史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眾情離沮孤子受死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褚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州解為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並固辭服終乃受加侍中進爵為侯又不受時粲與齊王褚淵劉乘入直平決萬機時謂之四貴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眾莫能改宅子平素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遊素寡往來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權四方輻湊閑居高臥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時齊王居東府故使粲鎮

子

石頭粲素靜退每有朝命多不即從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即便順旨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乖往必有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臆甲仗士五十人入殿時齊王功高德重天命有歸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丹陽尹劉秉宋代宗室前湘州刺史王緄太后兄子素好武事並慮不見容於齊王皆與粲相結將帥黃回任侯伯孫雲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與等並與粲合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齊王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通直郎袁達以為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劫我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齊王入屯朝堂秉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伯興為直閣黃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謀克日矯太后令使韞伯興率宿衛兵攻齊王於朝堂回率軍來應秉侯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夜

南史作遠

南史淵作深

發其日秉懼擾不知所為哺後便束裝未暗載婦女席卷就粲由此事洩先是齊王遣將薛淵蘇烈王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為直閣與伯興共總禁兵王蘊聞秉已奔歎曰今年事敗矣時齊王使蘊募人已得數百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已暗夜薛淵等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即便散走齊王以報敬則率所領收蘊殺之并誅伯興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淵自倉門得入時粲與秉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粲與秉欲還赴府既下城列燭自照僧靜挺身暗往粲子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斬之父子俱殞左右各分散粲死時年五十八任侯伯等其夜並乘輕舸自新亭赴石頭聞粲敗乃馳還其後並誅秉事在宗室傳齊永明元年詔曰昔魏矜袁紹恩給兵墳晉亮兩王榮單餘裔斯蓋懷舊流仁原心

及古閣

四



與容二代弘義前載美談袁粲劉秉並與先朝同獎宗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心雖不節不終而始誠可錄歲月彌往宜沾沾優隆粲秉前年改葬瑩兆未修材官可為經略粗合周禮攸之及其諸子喪柩在西可符荊州以時致送還反舊墓在所營葬事史臣曰闢運旣基非機變無以通其務世及繼體非忠貞無以守其業闢運之君千載一有世及之主無乏於時關二須機變之用短資忠貞之路長也故漢室關二文舉不屈曹氏魏昂將移夏侯義不北面若悉以二子為心則兩代宜不亡矣袁粲清標簡貴任屬負圖朝野之望雖隆然未以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審存滅豈所謂義重於生乎雖不達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昔王經被旌於晉世粲等亦改葬於聖朝盛代同符美矣

宋書卷九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終

魏昂

列傳第五十

明四王

明帝十二子陳貴妃生後廢帝謝修儀生皇子法良陳昭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修容生皇子智井次晉熙王燮與王子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王友次江夏王躋與第四皇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贊杜修華生隨陽王翽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美人生始建王禧智升燮贊並出繼法良未封第四皇子未有名早夭

邵陵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後廢帝元徽二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反誅皇室寡弱友年五歲出為使持節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三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封邵陵

及古制

南史有元  
之有作有  
死君之心  
三年為二  
年

王食邑二千戶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有無之有順帝即位進號左將軍改督為都督昇明二年徙都督南豫豫司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三年薨無子國除

子下南史  
有也

隨陽王翹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元徽四年年六歲封南陽王食邑二千戶昇明元年為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未拜徙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持節如故未之鎮進號前將軍二年以南陽荒遠改封隨陽王以本號停京師齊受禪降封舞陰縣公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南史封作  
浦

新興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元徽四年年六歲封新興王食邑二千戶齊受禪降封定襄縣公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史臣曰太宗負嶼之慶事非已出枝葉不茂豈能庇其本根侯胤于周斯為幸矣

南史手作

管不變我車遺為其首其車司之理才亦引之望多陽者夫情發於天行成乎已捐軀舍命濟主安親雖乖理闇主匪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會從誘激乃至事隱閭無聞視聽故可以昭被圖象百不一焉今采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璩為譙縱

南史有元  
之有作有  
死君之心  
三年為二  
年

王食邑二千戶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有無之有順帝即位進號  
左將軍改督為都督昇明二年徙都督南豫豫司三州諸軍事安

南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三年薨無子國除

隨陽王翊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元徽四年年六歲封南陽王食  
邑二千戶昇明元年為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者置臣百戶

王食邑二千戶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有無之有順帝即位進號  
左將軍改督為都督昇明二年徙都督南豫豫司三州諸軍事安  
南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三年薨無子國除  
隨陽王翊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元徽四年年六歲封南陽王食  
邑二千戶昇明元年為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者置臣百戶

宋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孝義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  
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詒言至於風漓化薄  
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世之民權利相引仕以勢招  
榮非行立乏翱翔之感棄舍生之分霜露未收大痛已忘於心名  
節不變戎車遽為其首斯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  
情發於天行成乎已捐軀舍命濟主安親雖乖理闇主匪由勸賞  
而宰世之人會徵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故可以昭被圖  
象百不一焉今采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璩為譙縱

南史作

南史改作

南史及古

南史微作

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聞樂？」踊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即穎姑，跪出救之，故得免。縱既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收穎付獄，脅以兵刃，執志彌堅，終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太祖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徵上表曰：「臣聞運纏明夷，則艱貞之節顯；時屬棟撓，則獨立之操彰。昔之元興皇綱弛紊，誰縱乘釁肆虐？巴庸害殺，前益州刺史毛璩竊據蜀土，涪岷士庶怵迫，受職據故吏龔穎，獨秉身貞白，抗志不撓，殞送舊君，哀敬盡禮。全操九載，不染偽朝。縱雖殘凶，猶重義舉，遂延以旌命，劫以兵威。穎忠誠奮發，辭色方壯，雖桎梏在身，踐危愈信，其節白刃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同周苛之肆詈。楚王方之於穎，莫以加焉。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遺烈，而名未登於王府，爵猶齒於卿曹。斯實邊氓遠土所為於邑，臣過叨恩私，宣風萬里，志存砥礪，有懷必聞。故率愚懇舉其所知，追懼紕妄，伏增慄栗。穎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劉瑜，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動身運力以營葬。服除後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暫違。太祖元嘉初卒。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為鄉曲所推重。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為鄰火所逼，恩及妻柏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槨，得免。恩及柏俱見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天水部顯親縣左尉。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後母，孝道

南史微作

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貧無產業備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賙助微有所受葬畢備賃倍還先直服除後哀戚思慕終身如喪者以爲追遠之思無時去心故未嘗釋衣帕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隣村大小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其伴求以此錢追還本主伴大笑不荅世道以已錢克數送還之錢主驚歎以半直與世道世道委之而去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勝表閭門蠲其稅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顛察孝廉不就子原平字長泰又稟至行養親必已力性閑木功備賃以給供養性謙虛每爲人作匠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

南之奉  
作恭

味唯餐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要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中買糴然後舉爨父抱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臥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爲奉終之義情禮所畢營墳凶功不欲假人本雖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閉練又自賣十夫以供衆費窳窳之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每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曾暫替所餘私夫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本性智巧既學構冢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赴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以夫日助之父喪既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爲祠堂每至節歲蒸嘗於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魚肉於母前示有所噉在私室未曾妄嘗自此迄終三十餘載高陽

南史過作

南史質作

南史拜作

許瑤之居在永興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縣一斤遺原平原平不受  
送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縣好以  
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  
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  
慢其墳墓乃販質家貲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  
墾每出市賣物人問幾錢裁言其半如此積時邑人皆共識悉輒  
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欲買者稍稍減價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居  
宅下濕遶宅為溝以通於水宅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  
平偶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廢施至使此人顛沛  
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采筍置籬外鄰曲慙愧  
無復取者太祖崩原平號哭致慟日食麥糲一枚如此五日人或  
問之曰誰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而荅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

南史作圖

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慟耳又以種瓜為業世祖大明七年大  
旱瓜瀆不復通船縣官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  
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  
往錢唐貨賣每行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楫助之已自引船不假  
旁力若自船已渡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為常嘗於縣南郭  
鳳埭助人引船遇有相關者為吏所錄聞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  
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  
言左右小大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由來不諱官長自此以後乃  
修民敬太守王僧朗察孝廉不就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  
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教曰秩年之貺若自國書餽貧之  
典有聞甲令況高柴窮老萊婦屯菟者哉永興郭原平世稟孝德  
洞業儲靈深仁絕操追風曠古棲貞處約華羞方嚴山陰朱百年

道終物表妻孔孝齒孀居窶迫殘日欽風撫事嗟慨滿懷可以帳  
下米各餉百斛原平固讓頻煩誓死不受人或問曰府君嘉君淳  
行慙君貧老故加此贍豈宜必辭原平曰府君若以吾義行邪則  
無一介之善不可濫荷此賜若以其貧老邪羞齒甚多屢空比室  
非吾一人而已終不肯納百年妻亦辭不受會稽貴重望計及望  
孝盛族出身不減秘著太宗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長  
子為望計原平次息為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  
相敵會太宗別敕用人故二選並寢泰豫元年興宗徵還京師表  
其殊行宜舉拔顯選以勸風俗舉為太學博士曾興宗薨事不行  
明年元徽元年卒於家原平少長交物無忤辭於人與其居處者  
數十年未嘗見喜愠之色三子一弟並有門行長子伯林舉孝廉  
次子靈馥儒林祭酒皆不就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里張邁三人妻各  
產子時歲飢儉慮不相存欲棄而不與世期間之馳往拯救分食  
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  
十並各老病單孤無所依世期衣餽之二十餘年死並殯葬宗親  
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器殯  
埋存育孩幼山陰令何曼之表言之元嘉四年有司奏勝門曰義  
行嚴氏之間復其身徭役蠲租稅十年

吳達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飢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弟媮及群從小  
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時病困隣里以葦席裹之埋於村側  
既而達疾得瘳親屬皆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徒壁立冬無被綺晝  
則傭賃夜則代木燒塲此誠無有懈倦達夜行遇虎虎輒下道避  
之暮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鄰里嘉其志義葬日悉出赴助送終

南史誇作袴  
此誠上有妻  
亦同達四字

而下疑有  
合字不然  
而疑合

之事亦儉而周禮達時逆取鄰人夫直葬畢眾悉以施之達一無  
所受皆傭力報荅焉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  
曹史達以門寒固辭不就舉為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  
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  
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  
年少自能走今為老子不走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  
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  
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良  
久乃止父子並得免綜鄉人秘書監丘繼祖廷尉沈赤黔以綜與  
行廉補左民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日前  
被符孝廉之選必審其人雖四科難該文質寡備必能孝義邁俗

南史繼作系  
民作戶

拔萃著聞者便足以顯應明厥允將符旨烏程潘綜守死孝道全  
親濟難烏程吳達義行純至列墳成行咸精誠內淳休聲外著可  
並察孝廉并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曰  
東寶惟金南木有喬發輝曾崖棟幹重霄美哉茲土世載英髦育  
翮幽林養音九臯其唐后明厥漢宗浦輪我皇降鑑思樂懷人群  
臣競薦舊章惟新余亦奚貢曰義與仁仁義伊在惟吳惟潘心  
積純孝事著艱難投死如歸淑問若蘭吳實履仁心力皆單固此  
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柏九九其人亦有言無善不彰二子  
徽猷彌久彌芳拔叢出類景行朝陽誰謂道遐弘之則光咨爾庶  
士無然怠荒其江革奉摯慶祿是荷姜詩入貢漢朝客嗟曷哉行  
人敬爾休嘉俾是下國照輝京華其伊余朽駘竊服懼盜無能禮  
樂豈暇聲教順彼康夷懿德是好聊綴所懷以贈二孝其元嘉四



年有司奏改其里為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為郡大族少有志行歷郡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其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進之為太守王味之吏味之有罪嘗見收逃避投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以本村淺近移入池溪味之墮水沈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沈淪危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元嘉初詔在所蠲其繇役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財買棺斂逸之等六喪送致還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

王彭盱眙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塋塋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歇塋窻前忽生泉水鄉隣助之者並嗟歎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事既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為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為劫見僉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為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五口避水移寄恭家討錄晞張不獲收恭及兄協付獄治罪恭協並款舍佳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遣兄協協列協是戶主延制所由有罪之日關協而已求遣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判依事上詳州議之曰禮讓者以義為先自厚者以利為上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膺聖教猶或不逮

況在野夫未達誥訓而能互發天倫之憂甘受莫測之罪若斯情  
義實為殊特竊爾恭協而能行之茲乃終古之所希盛世之嘉事  
二子乘舟無以過此豈宜忽執憲文加以罪戮且晞張封簡遠行  
他界為劫造釁自外賊不還家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合加罪勒  
縣遣之還復民伍乃除恭義成令協義怡令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三十一年大旱民飢  
耕詣縣陳辭曰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飢餒採掇存命聖上哀  
矜已垂存拯但僅罄來久困始者衆米穀轉貴糶索無所方涉春  
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惟凡瑣敢憂身外鹿鳴之求  
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糶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  
義存分食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晉陵境  
特為偏祐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督保熟所

失蓋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定鍾貧民溫富之家各有

財寶謂此等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  
為勸造之端實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縣為言上當時議者以耕  
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飢旱東海嚴成東  
莞王道蓋各以穀五百斛助官賑卹

孫法宗吳興人也父遇亂被害尸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  
流涕至年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  
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喪不測於部境之內尋求枯骨刺血以  
灌之如此者十餘年不獲乃縗絰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世祖初  
揚州辟為文學從事不就

范叔孫吳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固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  
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尸經月不收叔孫悉備

南史經下有  
終身

南史固作周  
尸作屍

南史危作

棺器親為殯埋又同里施淵夫疾病父母死不殯又同里范苗父子並亡又同里危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鄰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殯葬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世祖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將軍不就義興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為設酒食以米送之

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有勇幹徐赤將為餘杭令祖依隨之赤將死高祖聞其有幹力召補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二縣令天與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正笑不解顏太祖以其舊將子使教皇子射居累年以白衣領東掖防關隊元嘉二十七年滅質救懸瓠劉興祖守白石並率所領隨之虜退罷遷領輦後第一隊撫卹士卒甚得衆心二十九年以為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兼帶營祿元凶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天與不暇被甲

南史罕作

南史弘作弘

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賊劬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地乃見殺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死世祖即位詔曰日者逆豎犯蹕變卒起廣威將軍關中侯天與提戈赴難挺身奮節斬殪凶黨而旋受虐刃勇冠當時義侔古烈興言追悼傷痛於心宜加甄贈以旌忠節可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車駕臨哭泓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稟子伯宗殿中將軍太宗泰始初領幢擊南賊於楮圻戰没伯宗弟伯興官至前將軍南平昌太守直閣領細杖主順帝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少為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大阮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渡唯天生墜阮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刻其端使利交橫布阮內更呼等類共跳並畏懼不敢天生

曰我向已不渡今者必墜此阬中丈夫跳此不渡亦何須活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礙眾並歎服以兄死節為世祖所留心稍至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加龍驤將軍隸沈慶之攻廣陵城天生推車塞壘率數百人先登西北角徑至城上賊為重柵斷攻道苦戰移日不拔乃還詔曰天生始受戎任甫造寇壘而投輪越壘率果先騰驍壯之氣嘉歎無已可且賜布千匹以厲眾校大明末為弋陽太守太宗泰始初與殷琰同逆邊城令宿僧護起義討斬之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家產既盡賣宅以克之肇之諸子倦怠昭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瞻護皆得成長昭

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僕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真道板為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本邑補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元嘉初西陽董陽五世同財為鄉邑所美會稽姚吟事親至孝孝建初揚州辟文學從事不就

余齊民晉陵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為邑書吏父殖大明二年在家病亡家人以父病報之信未至齊民謂人曰此者肉痛心煩有若割截居常遑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便歸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詳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母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更便絕州郡上言有司奏曰收賢旌善萬代無殊心至自天古今豈異齊民至性由中情非外感淳情凝至深心天徹跪訊遺旨一慟殞亡雖迹異參柴而誠均丘趙方今聖務彪被移華華夏實乃風淳以禮治本惟孝靈祥

南史長作人  
下同

歸應其道先彰齊民越自氓隸行貫生品旌閭表墓允出在茲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發三五下弟薩應克行坐違期不至依制軍法人身付獄未及結竟棘詣郡辭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門戶不建罪應至此狂愚犯法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戮兄弟少孤薩三歲失父一生恃賴唯在長兄兄雖可垂愍有何心處世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語棘云已爲諮詳聽其相代棘顏色甚悅荅云得爾且則爲不死又語薩亦欣然曰死自分甘但令兄免薩有何恨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意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世祖詔曰棘薩此隸節行可甄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許帛二十四匹先是新蔡徐

南史奚作吳  
思作思下  
庚作庚

元妻許年二十一喪夫子數年三歲父攬愍其年少以吏適同縣

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許自經氣絕家人奔赴良久乃蘇買知不可奪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季元嘉中年八十餘卒太宗泰始二年長城奚慶思殺同縣錢仲期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庚浦埭逢慶思手刃殺之自擊焉程縣秋吳興太守郗顯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潯人也曾祖楷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見稱於鄉曲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覲之爲州上

南史兩作風

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啟相留子  
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持私庭何容以實年未  
滿苟冒榮利且歸養之願又切微情覬之又勸令以母老求縣子  
平曰實未及養何假以希祿覬之益重之既歸家竭身運力以給  
供養元嘉三十年元凶弒逆安東將軍隨王誕入討以為行參軍  
子平以凶逆滅理普天同奮故廢已受職事寧自解又除奉朝請  
不就未除吳郡海虞令縣祿唯以養母一身而妻子不犯一毫人  
或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為已問者慙而退母喪  
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絕方蘇值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  
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絕擗踊不闕俄頃叫慕之音常如袒括  
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涼日以數合米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  
不蔽兩日兄子伯興採伐茅竹欲為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

檢疑檢

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旌賞泰始  
六年為營冢梓子平居喪毀甚困瘠踰久及至免喪支體殆不相  
屬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閭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  
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貴之順帝昇明元年卒時年  
六十

史臣曰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  
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閨庭忠被史策  
多發溝畝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  
乎

中  
於憂勤之中非出於替之下以此而言懲勞不衣暇大夫之源  
宋以來風衰美始被其風子事其膏與若夫立國致治無由  
史曰黃州士齊向良始出萃如谷至平乘神祖景非也莫由言  
六十  
安貧守善不來樂其與之士斷以貴之則帝長民示平列平  
六字為營景幹于平呂爽迎其困倦何人又至及與支謝故不  
中天賦一異人耳且向宜賢然與定為會辭不守其賦致營泰

宋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良吏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畧外舉  
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絀華屏欲  
以儉抑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  
甸不擾太祖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方六戎薄伐命將動  
師經畧司充費由府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寓宴安方內無事三十  
年間氓庶繁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  
職以六暮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家  
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誦  
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

及古制  
三張

戎役大起傾資竭蓄猶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至  
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里戶不盈百萬  
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  
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高祖受命無所  
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太祖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世祖  
承統制度奢廣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  
燭紫極諸殿離樂綺節珠窓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  
供其欲單民命未快其心太宗繼阼彌篤浮侈恩不卹下以至橫  
流莅民之官遷變歲屬竈不得黔席未暇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  
豈徒吏不及古民僞於苴蓋由爲上所擾致治莫從今採其風述  
粗著者以爲良吏篇云

王鎮之字伯重琅邪臨沂人徵士弘之兄也曾祖虞晉驃騎將軍

祖者之中書郎父隨之上虞令鎮之初爲琅邪王衛軍行參軍  
補剡上虞令並有能名內史謝輔請爲山陰令復有殊績遷衛軍  
參軍本國郎中令加寧朔將軍桓玄輔晉以爲太守軍錄事參軍  
時三吳飢荒遣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內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  
依事糾奏愉子紱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爲所排抑以母老求  
補安成太守及玄敗玄將苻宏寇亂郡境鎮之拒戰嗣年子弟五  
人並臨陣見殺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及乃棄家致喪  
還上虞舊其學爲子標之求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爲征西道規  
司馬南平太守徐道覆逼江陵加鎮之建威將軍統檀道濟到彥  
之等討道覆以不經將帥固辭不見聽旣而前軍失利白衣領職  
尋復本官以討道覆功封華容縣五等男徵廷尉晉穆帝何皇后  
山陵領將作大匠遷御史中丞秉正不撓百寮憚之出爲使持節



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祖謂人曰王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之弊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所營去官之日不異始至高祖初建相國府以為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書高祖踐阼鎮之以脚患自陳出為輔國將軍琅邪太守遷宣訓衛尉領本州大中正永初三年卒官時年六十六弟弘之在隱逸傳杜慧度交阯朱戡人也本屬京兆曾祖元為寧浦太守遷居交阯父瑗字道言仕州府為日南九德交阯太守初九真太守李遜父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騰遜之當至分遣二子斷暹水陸津要瑗收眾斬暹州境獲寧除龍驤將軍遜之在州十餘年與

南史度作  
南史騰作

伐遜之將北還林邑王范英達攻破日南九德九真

二郡遂圍州城時遜之去已遠瑗與第三子玄之悉力固守多設

權策累戰大破之追討於九真日南連捷故胡達走還林邑乃以瑗為龍驤將軍交州刺史義旗進號冠軍將軍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六年年八十四卒追贈右將軍本官如故慧度瑗第五子也初為州主簿流民督護遷九真太守瑗卒府州綱佐以交土接寇不宜曠職共推慧度行州府事辭不就七年除使持節督交州諸軍事廣武將軍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距循於石碕交戰禽循長史孫建之循雖敗餘黨猶有三千人皆習練兵事李子遜李奔李脫等奔竄石碕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奔等與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奔等引諸俚帥眾五六千人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命三軍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克勸營第交阯太守慧期九真太守章民並督率水步軍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

南史作  
修

火箭雉尾炬步軍夾兩岸射之循眾艦俱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  
水死斬循及父嘏并循二子親屬錄事參軍阮靜中兵參軍羅農  
夫李脫等傳首京邑封慧度龍編縣侯食邑千戶高祖踐阼進號  
輔國將軍其年率文武萬人南討林邑所殺過半前後被抄畧悉  
得還本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修  
奉表獻捷慧度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棊頗好莊老禁斷淫祀  
崇脩學校歲荒民饑則以私祿賑給為政纖密有如治家由是威  
惠沾洽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少帝景平元年卒  
時年五十追贈左將軍以慧度長子員外散騎侍郎弘文為振威  
將軍刺史初高祖北征關洛慧度板弘文為鷹揚將軍流民督護  
配兵三千北徼大軍行至廣州關洛已平乃歸統府板弘文行九  
真太守及繼父為刺史亦以寬和得眾襲龍編侯太元嘉四

南史口作爵

南史既作阮

年以疑尉王徽為交州刺史弘文就徵會得重疾卒以就路親舊  
見其忠篤勸表待病瘳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殺軀  
帝庭以報所荷况親被徵命而可宴然者乎如其顛沛此命也  
弘文母既年老見弘文與疾就路不忍分別相與俱行到廣州遂  
卒臨死遺弟弘猷請京朝廷甚哀之  
徐豁字萬同東莞姑幕人也中散大夫廣兄子父邈晉太子左衛  
率豁晉安帝隆安末為太學博士桓玄輔政為中外都督諮議致  
敬惟內外武官太宰司徒並非軍職則琅邪王不應加敬玄諷中  
丞免豁官玄敗以為秘書郎尚書倉部郎右軍何無忌功曹仍為  
鎮南參軍又祠部丞世令建武司馬中軍參軍尚書左丞永初初  
為徐羨之鎮軍司馬尚書左丞山陰令歷二丞三邑精練明理為  
一世所推元嘉初為始興太守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縣

宋書九十二

四

各言損益豁因此表陳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不堪田作或是單迥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逸既遣接蠻徠去就益易或乃斷截支體產子不養戶口歲減寔此之由謂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其二曰郡領銀民三百餘戶坑塹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顧崩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檢切猶致逋違老少相隨永絕農業千有餘口皆資他食豈唯一夫不耕或受其饑而已所以歲有不稔便致甚困尋壹邱用米不異於銀謂宜准銀課米印事為便其三曰中宿縣佃民課銀一子丁輸兩稱半兩尋此縣自不出銀又佃民皆巢居鳥處不開貨易之宜每至買銀為損已甚又稱兩受入易生姦巧山徑愚怯不辨自申官所課

其輕民以所輸為劇今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在郡著績太祖嘉之下詔曰始興太守豁潔已退食恪居在官政事修理惠澤沾被近嶺南荒弊郡境尤甚拯卹有方濟厥饑饉雖古之良守復以尚焉宜蒙褒賞以旌清績可賜絹二百匹穀千斛五年以為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拜卒時年五十一太祖又下詔曰豁廉清勤恪著稱所司故擢授南服申其才志不幸喪殞朕甚悼之可賜錢十萬布百匹以營葬事

陸徽字休猷吳郡吳人也郡辟命主簿仍除衛軍車騎二府參軍揚州主簿王弘衛將軍主簿除尚書都官郎出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為太祖所善遷司徒左西掾元嘉十四年為始興太守明年仍除使持節交廣二州諸軍事綏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清名亞王鎮之為士民所愛詠上表薦士曰臣聞陵雪褒賴貞柯必

振尊風賞流清原斯挹是以衣囊揮譽於西京折轅延高於東帝  
伏見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豫理業冲夷秉操  
純白行稱私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祿官無通資而隨牒南服位  
極僚首九綜州綱三端府職煩掌蕃機屢績符守年暨知命廉尚  
愈高水心與貪流爭激霜情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之  
飾連組珠海室靡璫珎之珍確然守志不求聞達實足以澄革汗  
吏洗鏡貪氓臣謬忝司牧任專萬里雖情祇慎擢才闕豪露政罄  
愚陋舉其所知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省博嶺表之清風負米宇  
之潔望則恩融一臣而施光萬物敢緣天澤雲行時德而施每甄  
外州榮加遠國是以獻其誓言希垂聽覽二十一年徵以為南平  
王鏐冠軍司馬長沙內史行湘州府事母憂去職張尋趙廣為亂  
於益州兵寇之餘政荒民擾二十三年乃追徵為持節督益

益

州諸軍事平朔將軍益州刺史隱卹有方威惠著冠盜靜息民  
物殷阜蜀王安說至今稱之二十九年卒時年六十二身亡之日  
家無餘財太祖甚痛惜之詔曰微厲志廉潔歷任恪勤奉公盡誠  
克已無倦哀榮未申不幸風殞言念在懷以為傷恨可贈輔國將  
軍本官如故賜錢十萬米二百斛謚曰簡子子敞正員外郎弟展  
臧質車騎長史尋陽太守質敗從誅

南史字景

阮長之字茂景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金紫光祿大夫父普驃騎  
容議參軍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服除蔬食者猶積  
載閑居篤學未嘗有情容初為諸府參軍除員外散騎侍郎母老  
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尋補廬陵王義真車騎行正參  
軍平越長史東莞太守入為尚書殿中郎出為武昌太守時王弘  
為江州雅相知重引為車騎從事中郎入為太子中舍人中書侍

宋書九十二

六

郎以母老回辭朝直補彭城王義康平北咨議參軍元嘉九年遷  
臨川內史以南土卑濕母年老非所宜辭不就十一年復除臨海  
太守至郡少時而母亡葬畢不勝憂十四年卒時年五十九時郡  
縣田祿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  
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  
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初發京師親故或以器  
物贈別得便絨錄後歸悉以還之在中書省直夜往鄰省誤著履  
出閣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之  
曰一生不侮闇室前後所莅官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  
治者咸稱之子師門原鄉令

江乘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迥晉太常父纂給事中乘之少  
孤弟妹七人並皆幼穉撫育姻娶罄其心力初爲劉穆之丹陽前

軍府參軍高祖督徐州輔主簿仍爲世子中軍參軍宋受禪隨例  
爲員外散騎侍郎補太子詹事丞少帝卽位入爲尚書都官郎出  
爲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建康令爲治嚴察京邑肅然  
殷景仁爲領軍請爲司馬復出爲山陰令民戶三萬政事煩擾訟  
誦殷積階庭常數百人乘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覲之  
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循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遷  
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所得祿秩悉  
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者乘之正色曰食祿之家  
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及去官留以付庫十七年卒  
時年六十子徽尚書都官郎吳令元凶殺徐湛之徽以黨與見誅  
子謚昇明末爲尚書吏部郎元嘉初太祖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  
騎常侍孔默之王歆之等上言宜威將軍陳南頓一郡太守李元

上言中必  
有江氏之  
事似脫

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內史魏恭子廉恪脩慎在公忘私安  
約守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治政寬濟遺詠在民前銅陽令  
李熙國在事有方民思其政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厲應  
加褒賚以勸千後乃進元德號寧朔將軍恭子賜絹五十四段五  
百斛浦熙國道各賜絹三十四段二百斛

王歆之字叔道河東人也曾祖愆期有名晉世官至南蠻校尉祖  
尋之光祿大夫父肇之豫章公相歆之被遇於太祖歷顯官左民  
尚書光祿大夫卒官元嘉九年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上言所統  
威遠將軍北譙梁二郡太守關中侯申李歷自奉職那歲于茲五  
年信惠並宣威化兼著外清姦暴內輯民黎役賦均平閭井齊肅  
綏穆初附招攜荒遠郊境之外仰澤懷風爵賞之授績能是顯宜  
升階秩以崇獎勵進號寧朔將軍其後晉壽太守郭啟玄亦有清

節平官元嘉二十八年詔曰故綏遠將軍晉壽

守郭啟玄往銜

命虜庭秉意不屈受任白水盡勤靡懈公奉私餼織毫弗納布衣  
蔬食飭躬惟儉故超授顯邦以甄廉績而介誠苦節終始匪貳身  
死之日妻子凍餒志操殊俗良可哀悼可賜其家穀五百斛時有  
北地傅僧祐潁川陳珉高平張祐並以吏才見知僧祐事在臧蓋  
傳珉為吳令善發姦伏境內以為神明祐和父湛晉孝武世以才  
學為中書侍郎光祿勳祐歷臨安武康錢塘令並著能名宋世言  
長吏者以三人為首元嘉中高平太守潘詞有清節子亮為昌慮  
令亦著廉名大明中為徐州刺史劉道隆所表世祖世吳郡陸法  
真歷官有清節嘗為劉秀之安北錄事參軍太山羊希與安北咨  
議參軍孫詵書曰足下同僚似有陸錄事者此生東南各地又張  
玄外孫持身至清雅有志節年高官下秉操不衰計當日夕相與

申意太宗初爲南海太守卒官太宗世琅邪王悅亦莅官清正見  
知悅字少明晉右將軍羲之曾孫也父靖之官至司徒左長史靖  
之爲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  
自得也遂不果悅奉始中爲黃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賜良  
田五頃遷尚書吏部郎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五年卒官追贈太  
常初悅爲侍中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得姦巧甚多及悅死衆  
咸謂諸署詭誑之上乃收典掌者十餘人桎梏云送淮陰密令渡  
瓜步江投之中流

史臣曰夫善政之於民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寡而成器多漢世  
戶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治民無所橫擾勸賞威刑事多專斷尺  
一詔書希經邦邑龔黃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僞繁起民減  
昔時務多前世立績垂風艱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治此世之民

今吏之良撫前代之俗則武城弦歌將有不暇淮陽臥治如或可  
勉亦必今才陋古蓋化有淳薄也

歐本必今本明古蓋外有真義也  
今更之矣辨而介之谷限近幾茲始得下  
本列其用何故改何

宋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隱逸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遯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又曰幽人貞  
吉論語作者七人表以逸民之稱又曰子路遇荷蓀丈人孔子曰  
隱者也又曰賢者避地其次避言又曰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品目  
參差稱謂非一請試言之夫隱之為言遠不外見道不可知之謂  
也若夫千載寂寥聖人不出則大賢自晦降夷凡品止於全身遠  
害非必穴處巖栖雖藏往得二鄰亞宗極而舉世莫窺萬物不覩  
若此人者豈肯洗耳頰濱皦皦然顯出俗之志乎遯世避言即賢  
人也夫何適非世而有避世之因固知義惟晦道非曰藏身至於  
巢父之名即是見稱之號號曰表公由有可傳之迹此蓋荷蓀之

唐世隱逸  
氏肅四州書

又司  
毛氏



隱而非賢人之隱也。賢人之隱，義深於自晦，荷蓀之隱，事止於違人。論迹既殊，源心亦異也。身與運閉，無可知之情，雖黍宿賓，示高世之美，運閉故隱，為隱之跡不見，違人故隱，用致隱者之目。身隱故稱隱者，道隱故曰賢人，或曰：隱者之異乎隱，既聞其說，賢者之同於賢，未知所異。應之曰：隱身之於晦，道名同而義殊，賢人之於賢者，事窮於亞聖，以此為言，如或可辨，若乃高尚之與作者，三避之與幽人，及逸民隱居，皆獨往之稱，雖復漢陰之氏，不傳河上之名，不顯莫不激貪厲俗，乘自異之姿，猶負揭日月，鳴建鼓而趨也。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為真隱，傳格以斯，談去真遠矣。賢人在世事，不可誣，今為隱逸篇，虛置賢隱之位，其餘或心俗表者，益逸而非隱云。

戴顓字仲若，譙郡鉅人也。父逵，兄勃並隱，遜有高名。顓年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修其業。父善琴書，顓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顓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五部，顓十五部。顓又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中書令王綬常攜賓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綬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荅。綬恨而去。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遊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顓謂勃曰：顯隨兄得閑，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顯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消搖論、注禮記中庸篇。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野澤，堪行便往，不為矯介。眾論以此多之高祖，命為太尉行參軍，琅邪王司馬屬，並不就。宋國初建，令曰：前太

南史消搖  
作道遠  
往便去

尉參軍戴顒辟士韋玄乘操幽遁守志不渝宜加旌引以弘止退  
並可散騎侍郎在通直不起太祖元嘉二年詔曰新除通直散騎  
侍郎戴顒太子舍人宗炳並志託丘園自求衡華恬靜之操久而  
不渝顒可國子博士炳可通直散騎侍郎東宮初建又徵太子中  
庶子十五年徵散騎常侍並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  
與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于此  
澗義季亟從之遊顒服其野服不收常度為義季鼓琴並新聲變  
曲其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當謂黃  
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譙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  
伎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為一調號為清曠自漢世始有佛  
像形制木工達特善其事顒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  
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

既錯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歡服焉十八年卒時年六十四無

子景陽山成顒已亡矣上歎曰恨不得使戴顒觀之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  
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為鄉閭所稱刺史殷  
仲堪桓玄並辟主簿舉秀才不就高祖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咨  
議參軍中丞曰今日何施而可承曰除其宿孽倍其惠澤貫敘門  
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高祖納之辟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荅曰  
棲丘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水  
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  
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為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  
立宅閒居無事高祖召為太尉參軍不就二兄蚤卒孤累甚多家  
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高祖數致餼賚其後子弟從祿乃悉不復

南史中作申

宋書卷九十三

受高祖開府辟召下書曰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免置潛處考槃未臻側席丘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鴈門周續之並植操幽棲無悶巾褐可下辟召以禮屈之於是並辟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徵為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徵通直郎東宮建徵為太子中舍人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既而輒哭尋理悲情頃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炳室與之歡讌命為咨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炳傳焉太祖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炳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

弟師川王義慶辟為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會炳卒元嘉二十年炳卒時年六十九衡陽王義季與司徒江夏王義恭書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終始可嘉為之惻愴不能已己子朔南譙王義宣車騎參軍次緝江夏王義恭司空主簿次昭郢州治中次說正員郎

周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年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眾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并緯候名冠同門號曰顏子既而閒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以為身不可遣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妻布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為撫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

南史節峻  
作峻節

尚節峻頗從之游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高祖  
之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  
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曰臣聞恢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  
本宜紆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  
伏惟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遊外暢於冥內體遠形于應近雖  
汾陽之舉輟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於穹谷矣竊見處士雁門  
尚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遣榮華  
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  
亮留愛竄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  
猷遐緝滅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  
以人廢言俄而辟爲太尉掾不就高祖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  
禮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真高士也尋復南還高祖踐祚復

石之乃畫室俱下上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

南史公上有

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豐圃三義辨析特與稱  
爲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時年  
四十七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無子兄子景遠有  
續之風太宗泰始中爲晉安內史未之郡卒

南史准作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臨沂人宣訓衛尉鎮之弟也少孤貧爲外祖  
徵士何准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並貴重之晉安帝隆安  
中爲琅邪王中軍參軍遷司徒主簿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爲烏程  
令尋以病歸桓玄輔晉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琅邪殷仲文還姑  
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荅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  
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每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  
職同行荊州刺史桓偉武爲南蠻長史義熙初何無忌又請爲右

軍司馬高祖命爲徐州治中從事史除員外散騎常侍並不就家  
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奏曰聖明司契載德惟新垂  
鑑又微表揚隱介默語仰風荒遐傾首前員外散騎常侍琅邪王  
弘之恬漠丘園放心居逸前衛將軍參軍武昌郭希林素履純潔  
嗣徽前武並擊壤聖朝未蒙表飾宜加旌聘賁于丘園以彰止遜  
之美以祛動求之累臣愚謂弘之可太子庶子希林可著作郎卽  
徵弘之爲庶子不就太祖卽位敬弘爲左僕射又陳弘之高行表  
於初筮苦節彰於暮年今內外晏然當脩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  
敦沖退之美元嘉四年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嘗解貂  
裘與之卽着以采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  
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  
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

靈運與廬陵王義真賤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  
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弟獲從志至若王弘之  
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  
閒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旣遠同義惠亦激貪  
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憶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  
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四年卒時年六十三顏延之欲  
爲作誄書與弘之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祿染豪翰  
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  
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顯位吏部尚書太常卿大明  
末爲吳興太守太宗初四方同逆戰敗奔會稽歸降被宥終於中  
散大夫

南史四年上  
有元嘉

南史作  
作淡

阮萬齡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左光祿大夫父寧黃門侍郎萬齡少幾名自通直郎為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係為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永初末自侍中解職東歸徵為秘書監加給事中不就尋除左民尚書復起應命遷太常出為湘州刺史在州無政績還為東陽太守又被免復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元嘉二十五年卒時年七十二孔淳之字彥深魯郡魯人也祖惔尚書祠部郎父粲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為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反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

南史口作室

引等共為人外之遊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會稽太守謝方明妻要入郡終不肯往茅蓬戶庭草無徑唯牀上有數卷書石書初復徵為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弟默之為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時年五十九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范曄傳

南史志作  
隱年作王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州三禮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為村里所誣一年二輸公調求輒與之有人嘗認其

宋書二作

南史所作

南史進加作

水

南史良作人

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故今家中覓所者備君也此人後田中得  
所失屐送還之不肯復取元嘉初徵為秘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  
衡陽王義季鎮江陵進迦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修民禮  
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主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  
許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荊州年饑義季慮  
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  
之俄頃立盡性好山小一日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  
嶺絕人迹為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  
卒時年五十九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民並不應徵辟祈年  
十四鄉黨舉為州迎西曹不行謝晦臨州命為主簿彭城王義康  
除奉朝請臨川王義慶平西參軍皆不就風姿端雅容止

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歎曰此荆楚仙人也衡陽王義季臨荊州  
發教以祈及劉凝之師覺授不應徵召辟其三子祈又徵太子舍  
人不起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元嘉十七年卒時年四十二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並高尚不仕逃避  
徵辟矯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於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  
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為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也州辟主簿舉秀  
才右參軍著作佐郎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  
因復遠徙遠避徵聘遁跡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  
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法賜補員外散騎侍郎法賜隱跡廬  
山于今四世栖身幽巖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東以嚴科馳山  
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殞有傷盛化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間不知  
年月

南史久作字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尋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  
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  
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  
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  
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環堵蕭然不蔽風雨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  
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親老  
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  
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逕  
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  
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  
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

南史雨作日

南史布作意  
停身作盈

印綬去職賦歸去來其詞曰歸去來兮園田荒蕪胡不歸既自以  
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塗  
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超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  
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  
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停尊引壺觴而自酌盼庭柯以  
怡顏倚南窓而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  
關策扶老以流惻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勸飛而知還  
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以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而絕遊世與我  
以相遺復駕言兮焉求說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之消憂農人告余  
以上春將有事於西疇或命中車或棹扁舟既窈窕以窮壑亦崎  
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  
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奚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

南史唱作懸

南史遺作遠  
无上



何之富貴非吾願帝卿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或登  
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義  
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  
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  
一門生二兒轡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  
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  
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  
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業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  
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  
弄以奇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酒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  
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  
復著之潛弱年薄官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

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

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  
志并為訓戒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言  
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  
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邪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家貧弊  
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僥倖辭世使  
汝幼而饑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  
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閔惻少年來好書  
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  
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牕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  
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  
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恨汝輩稚小家貧無役

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  
皆弟兄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  
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賴川韓元長漢末名士  
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  
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  
吾復何言又爲命子詩以貽之曰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爲虞賓  
歷世垂光御龍勤夏豸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紛紜戰國漠  
漠衰周鳳隱于林幽人在丘逸虬撓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卷子  
愍侯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夙邁顯茲武功參誓山河啟土開  
封疊疊丞相允迪前蹤渾渾長源蔚蔚洪河群川載導衆條載羅  
時有默語運固隆汙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  
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惑孰謂斯心而可近得肅矣

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一臺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  
運冥茲愠喜嗟余寡陋瞻望靡及顧慙華鬢負景隻立三千之罪  
無後其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法卜云嘉日占爾良時名爾曰儼字  
爾永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薦夜生子遠而  
求火凡百有心奚待于我旣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  
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不  
爾之不才亦已焉哉潛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宗彧之字叔粲南陽涅陽人炳從父弟也蚤孤事况恭謹家貧好  
學雖文義不逮炳而真澹過之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公私餼遺  
一無所受高祖受禪徵著作佐郎不至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采  
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也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壘  
畝何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又不就元嘉

南史真作  
貞字同

八年卒時年五十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  
飢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小宅臨溪有山水之玩  
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兒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粟於戴  
逵王敬弘深敬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還  
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取足去後乃出人拔其屋後筍令人止之  
曰借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  
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爭穢道虔  
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爭輒云勿令居士知  
冬月無複衣戴融聞而迎之爲作衣服并與錢一萬旣還分身上  
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年少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  
無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太祖聞

融作頤

虔

南史元帝

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以嫁娶孤兒子徵員外散騎  
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  
之日輒舉家感慟焉道霞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棊書爲樂  
孜孜不倦太祖敕郡縣令隨時資給元嘉二十六年卒時年八十  
二子慧鋒脩父業辟從事皆不就

郭希林武昌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  
州主簿秀才衛參軍並不就元嘉初吏部尚書王敬弘舉王弘之  
爲太子庶子希林爲著作佐郎後又徵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十  
年卒時年四十七子蒙亦隱居不仕泰始中郢州刺史蔡興宗辟  
爲主簿不就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  
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世務本州辟從事員外散騎侍郎徵

並不就與子姪書以言所守曰夫生之脩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爲性好閒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穉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于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悱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亶亶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區旣傾良朋凋索續以釁逆遠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唵嚙將迫前途幾何實遠想尚于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耋未至昏衰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享年之攝養玩歲口於良辰

偷餘樂於將除在心所期盡於此矣汝等年各長成冠娶已畢備惜衡泌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剡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章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二十五年詔曰前新除給事中雷次宗篤尚希古經行明脩自絕招命守志隱約宜加升引以旌退素可散騎侍郎後又徵詣京邑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於鍾山時年六十三太祖與江夏王義恭

南史作左  
凱右作左

書道次宗亡義恭答曰雷次宗不救所疾甚可痛念其幽棲窮藪  
自賓聖朝克已復禮始終若一伏惟天慈弘被亦垂矜愍子肅之  
頗傳其業官至豫章郡丞

南史二五作  
五三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愷之晉右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  
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為業以  
樵箬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且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  
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  
樵箬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有時出  
山陰為妻買繒綵二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能言理時為詩  
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郡命功曹州辟從事舉秀才並不就隱迹避  
人唯與同縣孔凱友善凱亦嗜酒相得輒酣對飲盡懽百年家素  
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凱宿夜悉袂

南史凱作  
顛下同懼  
作歎

峻疑竣

布飲酒醉眠凱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體謂凱  
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凱亦為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竣  
為東楊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  
有高趣為衣冠所重義陽王昶臨州辟為文學從事不起竣餉吟  
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老建元年卒山中時年八十七蔡興宗  
為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遺婢詣郡門奉饗讓時  
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王素字木業琅邪臨沂人也高祖翹之晉光祿大夫素少有志行  
家貧母老初為廬陵國侍郎母憂去職服闋廬陵王紹為江州親  
舊勸素修完舊居素不答乃輕身往東陽隱居不仕頗營田園之  
資得以自立愛好文義不以人俗累懷世祖即位欲搜揚隱退下  
詔曰濟世成務咸達隱微軌俗興讓必表清節朕昧且求善思惇

王疑玉

南史揚州作揚注曰一南史揚州作揚注曰一南史揚州作揚注曰一

薄風琅邪王素會稽朱百年並廉約貞遠與物無競自足臯叅志  
在不移宜加褒引以光難進並可太子舍人大明中太宰江夏王  
義恭開府辟召辟素為倉曹屬太宗泰始六年又召為太子中舍  
人並不就素既屢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有蛇蟲聲清長聽之使  
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為蛇賦  
又有宋平劉睦之汝南州詔吳郡褚伯玉亦隱身求志睦之居交  
州除武平太守不拜詔字伯和黃門侍郎文孫也築室湖孰之方  
山徵員外散騎侍郎征北行參軍不起伯玉居剡縣瀑布山三十  
餘載揚州辟議曹從事不就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世居京口  
寓屬南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  
之友善持進顏延之見而知之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  
條康之中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為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嘗

南史子布

未疑恭

之同行距不應命元嘉中大祖聞康之有學義除武昌國中軍將  
軍蠲除租稅江夏王義未廣陵王誕臨南徐州辟為從事西曹並  
不就棄絕人事守志閒居弟雙之為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  
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其春得疾因篤小差卒以迎喪因得虛  
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間日輒臥論文義世祖即位遣大使陸  
子真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業履恒貞操曷清固行信聞黨譽延  
邦邑棲志希古操不可渝宜加徵聘以潔風軌不見者太宗泰始  
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為通直郎又辭以疾順帝昇明元年卒時  
族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  
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  
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

薄風琅邪王素會稽朱百年並廉約貞遠與物無競自足臯政志  
在不移宜加褒引以光難進並可太子舍人大明中太宰江夏王  
義恭開府辟召辟素爲倉曹屬太宗泰始六年又召爲太子中舍  
年六十三

史臣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  
使值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蓋不得已

及古閣

十五

山然故也且巖窟開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入襲高城萬雉莫不  
蕭然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  
冠東都夫何難之有哉

宋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恩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屠釣卑事  
也版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傅說去爲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  
食之資明揚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  
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重京師且任子居朝咸有  
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  
朔爲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史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  
族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  
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爲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  
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

馮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  
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譌斯風漸篤凡厥  
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  
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  
面九重與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闈之任宜有可存既而恩以  
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官  
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聖難徧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  
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  
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  
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用樹黨政  
以賄成鉄鉞創瘡構於筵第之曲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南金  
北毳來悉方膺素練丹魄至皆兼兩西京訖史蓋不足云晉朝王  
庾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幸之徒懼憚宗戚欲使幼

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與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剔民志  
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  
佞倖傳今採其名列以爲恩倖篇云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販紵爲業法興二兄延壽延  
典並脩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千萬  
鄉人咸云戴碩子三兒敵陳載三千萬錢法興少賣葛於山陰市  
後爲吏傳署入爲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於尚書中  
覓了了令史得法興等五人以法興爲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爲世  
祖征虜撫軍記室掾上爲江州仍補南中郎典籤上於巴口建義  
法興與典籤戴明寶蔡閑俱轉參軍督護上卽位並爲南臺侍御  
史同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建元年加



建武將軍南魯郡太守解舍人侍太子於東宮大明二年三典籤  
 並以南下預密謀封法興吳昌縣男明寶湘鄉縣男閑高昌縣男  
 食邑各三百戶閑時已卒追加爵封法興轉員外散騎侍郎給事  
 中太子旅賁中郎將太守如故世祖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  
 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  
 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  
 文史為上所知孝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並中書通事舍人凡選  
 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諸雜事多委明  
 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  
 省甚賴之而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  
 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明寶驕縱尤甚長子敬為楊  
 州從事與上爭買御物六宮嘗出行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驟  
 去來上大怒賜敬死繫明寶上方尋被原釋委任如初世祖崩前  
 廢帝即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  
 總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憐憫  
 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詔勅施為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  
 小專斷之顏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  
 有所為法興每相禁制每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營陽耶帝意  
 稍不能平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算法興常加  
 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常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  
 謂法興為真天子帝為應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  
 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  
 與太宰顏柳一體吸習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  
 之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

南史作作

非復官許帝遂發怒免法興官遣還田里仍復徙付遠郡尋又於家賜死時年五十二法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錄鎬牡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焚之籍沒財物法興能為文章頗行於世死後帝敕巢尚之曰吾纂承洪基君臨萬國推心勲舊著於遐邇不謂戴法興恃遇負恩專作威福冒憲黷貨號令自由積釁累愆遂至於此卿等忠勤在事吾乃具悉但道路之言異同紛糾非在人情駭愕亦玄象違度委付之旨良失本懷吾今日親覽萬機軍中兵參軍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轉為撫軍咨議參軍太守如故太宗泰始二年詔曰故越騎校尉吳昌縣開國男戴法興昔從孝武誠勲左右入定社稷預誓河山及出侍東儲竭盡心力嬰害凶悖朕甚愍之可追復削注還其封爵有司奏以法興孫靈珍襲封

又詔曰法興小人專權豪恣雖虐主所害義由國討不宜復食人之封封爵可停太宗初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二年遷中書侍郎太守如故未拜改除前軍將軍太守如故侍太子於東宮晉安王子勛平後以軍守管內封郡陵縣男食邑四百戶固辭不受轉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

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也亦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世祖世帶南清河太守前廢帝卽祚權任悉歸法興而明寶輕矣以為宣威將軍南東莞太守景和末增邑百戶太宗初天下反叛軍務煩擾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之以前軍將軍事平遷宣威將軍晉陵太守進爵為侯增邑四百戶泰始三年坐參掌戎事多納賄貨削增封官爵繫尚方尋被宥復為安陸太守加寧朔將軍遊擊驍騎將軍武陵內史宣城太守順帝驃騎司馬昇明初年老拜太

中大夫病卒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與法典明寶等俱為世祖南  
 中郎典籤元嘉三十年奉使還都值元凶弒立遣元嗣南還報上  
 以徐湛之等反上時在巴口元嗣具言弒狀上遣元嗣下都奏表  
 於劭既而上舉義兵劭責元嗣元嗣答曰始下未有反謀劭不信  
 備加考掠不服遂死世祖事克追贈員外散騎侍郎使文士蘇寶  
 生為之誅焉大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東海剡人也官至員外散  
 騎侍郎世祖常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播擗暑雨寒雪不  
 聽暫休人不堪命或有自經死者人役聞配顯度如就刑戮時建  
 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頷及蹀脛民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頷不能  
 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前廢帝嘗戲云  
 顯度刻虐為百姓所疾此當除之左右因倡諾即日宣言殺焉時  
 人比之孫皓殺岑昏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同名改為  
 爰初為晉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從北征微密有意理為高祖  
 所知少帝在東宮入侍左右太祖初又見親任歷治吏勞遂至殿  
 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轉南臺侍御史始興王濬後軍復侍太子  
 於東宮遷員外散騎侍郎太祖每出軍行師常懸授兵畧二十九  
 年重遣王玄謨等北伐配爰五百人隨軍向碭衡中旨臨時宣  
 示世祖至新亭大將軍江夏王義恭南奔爰時在殿內誑劭追義  
 恭因得南走時世祖將即大位軍府造次不曉朝章爰素諳其事  
 既至莫不喜說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孝建初補尚書水部郎轉  
 為殿中郎兼右丞孝建三年索虜寇邊詔問群臣防禦之策爰議  
 曰詔旨虜犯邊塞水陸遼遠孤城危棘復不可置臣以戎虜猖狂  
 狡為滋廣列卒擬候伺覘間隙不勞大舉終莫永寧然連於千里

費固巨萬而中興造創資儲未積是以齊斧徘徊朔氣稽掃今皇  
運洪休靈威遐懾蠢爾遺燼懼在誅剪思肆蜂蠆以表有餘雖不  
敢深入濟沛或能草竊邊塞羽林鞭長太倉遙阻救援之日勢不  
相及且當使緣邊諸戍練卒嚴城凡諸督統聚糧蓄田籌計資力  
足相抗擬小鎮告警大督電赴塢壁邀斷州郡掎角儻有自送可  
使匹馬不反詔旨胡騎倏忽抄暴無漸出耕見虜野粒資寇比及  
少半軍實無擬江東根本不可俱竭宜立何方可以相贍臣以爲  
方鎮所資定宜且田且守若使堅壁而春墾輟耕清野而秋登莫  
擬私無生業公成虛罄遠引根本二三非宜救之之術唯在盡力  
防衛來必拒戰去則邀躡據廩實隘易爲首尾胡馬旣退則民豐  
廩實比及三載可以長驅詔旨賊之所向本無前謀兵之所進亦  
無定所比歲戎成倉庫多虛先事聚衆則消費糧粟敵至倉卒又  
無以相應臣以爲推鋒前討六須資力據本應未不俟多衆今寇  
無傾國豕突列城勢足層齒善卒得勇所任得才臨事而懼應機  
無失豈煩空聚兵衆以待未然詔旨戎狄貪婪唯利是規不挫凶  
圖姦志歲結臣以爲不擊則必侵掠侵掠不已則民失農桑農桑  
不收則王戍不立爲立之方擊之爲要詔旨若令邊地歲驚公私  
失業經費困於遙輸遠圖決無遠事寢弊贊畧逆應有方臣以爲  
歲虜之方在於積粟塞下若使邊民失業列鎮寡儲非唯無以遠  
圖亦不能制其侵抄今當使小戍制其始寇大鎮赴其入境一被  
毒手便自吹壑鳥逝矣尋卽真遷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  
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  
成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爲一家  
之書上表曰臣聞虞史炳圖原光被之美夏載昭策先隨山之勤

天飛雖王德所至終陟固有資田躍神宗始於俾又上日兆於納  
揆其在殷頌長發玄王受命作周寔唯雖伯考行之盛則振古之  
弘軌降逮二漢亦同茲義基帝翔乎豐郊紹祚本於昆邑魏以武  
命國志晉以宣啟陽秋明黃初非更姓之本太始爲造物之末又  
近代之令準式遠之鴻規典謀緬邈紀傳成準善惡具書成敗畢  
記然餘分紫色滔天泯夏親所芟夷而不序於始傳涉聖卓紹烟  
起雲騰非所誅滅而顯冠乎首述豈不以事先歸之前錄功偕著  
之後揆伏惟皇宋承金行之澆季鍾經綸之屯極擁玄光以鳳翔  
秉神符而龍舉剌定鯨鯢天人佇屬晉祿數終上帝臨宋便應奄  
膺紘寓對越神工而恭服勤於三分讓德邁於不嗣其爲巍巍蕩  
蕩赫赫明明歷觀述聞莫或斯等宜依銜書改文登舟變號起元  
義熙爲王業之始戰序宣力爲功臣之斷其僞玄篡竊同於新莽

三 東二作

雖靈武克殄自詳之晉錄及犯命干紀受戮霸朝雖揖禪之前皆  
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請外詳議伏須遵承於是內外博  
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三十五人同爰議宜以義熙元年爲斷散  
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請宜以元興二年  
爲始太學博士虞翻謂宜以開國爲宋公元年詔曰頃藉聖公編  
錄二漢前史已有成列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七年爰遷遊  
擊將軍其年世祖南巡權以本官兼尚書左丞車駕還宮聽明年  
又兼左丞著作兼如故世祖崩營景寧陵爰以本官兼將作大匠  
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頗涉書傳尤悉朝儀元嘉初便入  
侍左右預參顧問既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爲太祖所任遇大  
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禮儀注非爰議不行雖復當時碩學所解  
過人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從世祖崩公除後晉安王子

南史人作

南史卷下  
有曰

帝  
口作

勤侍讀博士咨爰宜習業與不爰答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又咨爰爰曰小功廢斷乖謬皆如此前廢凶暴無道殿省將迎始終無逆誅群公後以爰為黃門故封吳平縣子食邑五百戶寵待隆密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蕃爰亦預焉太宗改領長水校尉兼尚書左丞明年除太權日久上昔在藩素所不說及景和世銜之泰始三年詔曰夫事君無禮教道大中大夫徐爰拔迹廝猥推席饗逢遂轉榮莫非超荷而諂側輕險與性自但在事隆豪篋聞初無愧滿常有闕進先

朝賞以芻輩之中粗有學

解得漸蒙驅策出入兩宮太初僞立盡心候事義師已震方得南奔及孝武居統唯極諂諛附會承旨專恣厥性致使治政苛縱典造乖法損德害民皆由此豎景和悖險深相贊協苟取偷存用顧節義任筭設數取合人主斂軀姦矯所志必從故歷事七朝白首全貴自以體合德厚識鑑機先迷塗遂深罔知革悟朕撥亂反正勳濟天下靈祇助順群逆必夷況爰恩養而無輪效遂內挾異心著於形迹陽愚杜口罔所陳聞惰事緩文庶申詭畧當今朝列賢彥國無佞邪而秉心弗純累蠹時政以其自告之辰用賜歸老之職榮禮優崇寧非饗過不謂潛怨席外進競不已勤言託意觸遇斯發小人之情雖所先照猶許其當改未忍加法遂恃朕仁弘必永容貸昨因觴宴肆意譏毀謂制詔所為皆資傍說又宰輔無斷朝要非才恃老與舊慢戾斯甚比邊難未靜安眾以惠戎畧是

務政網從簡故得使此小物乘寬自縱乃合投畀豺虎以清王猷  
但朽額將盡不足窮法可特原罪徙付交州爰既行又詔曰八議  
緩罪舊在一條五刑所抵者必加貸徐爰前後覺迹理無可申廢  
棄海墘寔允國憲但蚤蒙朕職由矜愚朽既經大宥思沾殊渥可  
特除廣州統內郡有司奏以為宋隆太守除命既下爰已至交州  
值刺史張牧病卒士人孝長仁為亂悉誅北來流寓無或免者長  
仁素聞爰名以智計誑誘故得無患久之聽還仍除南康郡丞太  
宗崩還京都以爰為南濟陰太守復除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時  
年八十二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元嘉中出身為臺小史太宗初出閣選為  
主衣世祖召還左右補內監永光中太宗又請為世子師甚見信  
待景和末太宗被拘於殿內住在秘書省為帝所疑大禍將至

南史閣作  
閣下作閣

南史口作  
候

懼計無所出佃夫與王道隆李道見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謀  
共廢立時直閣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盛丹楊周登  
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太宗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結佃夫  
佃夫大說先是帝立皇后普誓微諸王奄入太宗左右錢藍生亦  
在其例事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帝慮事泄藍生不欲自出帝動  
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令文祖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曠時帝出幸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公主並侍側  
太宗猶在秘書省不被召蓋憂懼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  
又告主衣吳興壽寂之細鎧主南彭城羨產之產之又語所領細  
鎧將臨淮王敬則幼又告中書舍人戴明寶並響應明寶幼欲取  
其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鼓後幼豫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建  
安王休仁等時帝欲南巡腹心直閣將軍朱越等其夕並聽出外

裝束唯有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是柳光世鄉人光世要之僧整  
即受命姜產之又娶隊副陽平聶慶及所領壯士會稽富靈符吳  
郡俞道龍丹陽宋達之陽平田嗣並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不濟  
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覡云後堂有鬼某  
帝於竹林堂前與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陰主並從帝素  
不說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既與佃夫成謀又慮禍至抽刀前入姜  
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  
俞道龍宋達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  
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而殞之事定  
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太宗即位論功  
行賞壽寂之封應城縣侯食邑千戶姜產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  
縣食邑八百戶王道隆吳平縣侯淳于文祖陽城縣侯侯食邑各

縣食邑各  
縣侯食

南史塗作渝

五百戶李道兒新塗縣侯繆方盛劉陽縣侯周登之曲陵縣侯食

邑各四百戶富靈符惠懷縣子聶慶建陽縣子田嗣將樂縣子王

敬則重安縣子俞道隆茶陵縣子宋達之零陵縣子食邑各三百

戶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薛索兒渡淮為寇山陽太守程天祚又反

佃夫與諸軍討之破索兒降天祚遷龍驤將軍司徒參軍率所領

南助緒圻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侍太子於東宮泰始四

年以破薛索兒功增封二百戶并前千戶以本官兼遊擊將軍假

寧朔將軍與輔國將軍兼驍騎將軍孟次陽與二衛參員直次陽

字崇基平昌安丘人也太始初為山陽王休祐驃騎參軍許安都

子道標攻合肥次陽擊破之以功封攸縣子食邑三百戶歷右軍

驃騎將軍六年出為輔師將軍兗州刺史戍淮陰立北兗州自此

始也進號冠軍將軍元徽四年卒時佃夫王道隆楊暹長並執權

南史隆作龍  
前文已作龍  
依王道隆  
作龍為是

南史孟作益



柄亞於人王巢戴大明之世方之篋如也嘗值正旦應合朔尚書  
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邪其不稽  
古如此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匹嫌少不答  
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妓女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銅繡  
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  
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娑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  
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  
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嘗作數十人饌以  
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秦始初軍  
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捉軍人虎賁中  
郎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  
者唯吳興沈勃吳郡張澹數人而已秦豫元年除寧朔將軍淮南

南史幼作

太守遷驍騎將軍尋加淮陵太守太宗晏駕後廢帝即位佃夫權  
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故欲用張澹  
爲武陵郡衛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稱敕施行粲等不敢  
執元徽三年遷黃門侍郎領右軍將軍太守如故明年改領驍騎  
將軍其年遷使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歷  
陽太守猶管內任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增邑五百戶時廢帝猖狂  
好出遊走始出宮猶整羽儀引隊仗俄而部伍單騎與數人相  
隨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內外莫不懼憂佃夫密與直閣將軍申伯  
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寶謀其廢帝立安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  
乘射雉帝每北出常留隊仗在樂遊苑前棄之而去佃夫欲稱太  
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爲揚  
州刺史輔政與幼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故其事不行于天

南史口作葉  
懼憂作憂

南史卷九十四

實因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祿外部賜佃夫幼罪  
止身其餘無所問佃夫時年五十幼泰始初為外監配張永諸  
軍征討有濟辦之能遂官涉二品為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  
縣侯食邑二百戶

南史二作  
三

乃疑仍

于天寶其先胡人預竹林堂功元徽中自陳功勞求加封爵乃封  
為鄂縣子食邑二百戶發佃夫之謀以為清河太守右軍將軍昇  
明元年出為山陽太守齊王以其反覆賜死

壽寂之泰始初以軍功增邑二百戶為羽林監遷太子屯騎校尉  
尋加寧朔將軍南太山太守多納貨賄請謁無窮有一不從切齒  
罵詈常云利刀在手何憂不辦鞭尉吏所邏將七年為右司所奏

南史口作  
從送

越州行至豫章謀欲逃叛乃殺之  
泰始初以軍功增邑二百戶為晉平王休祐驃騎中兵參

軍龍驤將軍南濟陰太守三年北伐與虜戰軍敗見殺追贈左軍  
將軍太守如故

李道兒臨淮人本為湘東王師稍至湘東國學宮令太宗即位稍  
進至員外散騎侍郎淮陵太守泰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轉給  
事中四年病卒

王道隆吳興烏程人兄道遠涉學善書形貌又美吳興太守王韶  
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遠無所少始與王濬以為世子師以書

補中書令史道隆亦知書為主書書吏漸至主書世祖使傳命失  
旨遣出不聽復入六門太宗鎮彭城以補典籤署內監及即位為

南臺侍御史稍至員外散騎侍郎南蘭陵太守泰始二年兼中書  
通事舍人以破晉陵功增邑百戶并前六百戶五年出侍東宮復

兼中書通事舍人後廢帝即位自太子翊軍校尉遷右軍將軍太

守兼舍人如故道隆爲太宗所委過於佃夫和謹自保不妄毀傷人執權既久家產豐積豪麗雖不及佃夫而精整過之元徽二年太尉桂陽王休範奄至新亭佃夫留守殿內而道隆領羽林精兵向朱雀門時賊已至旂南道隆忽召鎮軍將軍劉劭於石頭劭奉命開旂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旂自戮邪劭不敢復言催劭進戰劭度旂便敗賊乘勝逕進道隆棄衆走向臺所乘馬連聳躅不肯前遂爲賊兵及見殺事平車駕臨哭贈輔國將軍益州刺史子法貞嗣齊受禪國除

楊運長宣城懷安人初爲宣城郡吏太守范擘解吏名素善射太宗初爲皇子出運長爲射師性謹慤爲太宗所委信及卽位親遇甚厚與佃夫道隆李道見等並執權要稍至員外散騎侍郎南平昌太守泰始七年出侍東宮後廢帝卽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人

南史驃下有騎

加龍驤將軍轉給事中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食邑八百戶元徽三年自安成王車騎中兵參軍遷後軍將軍兼舍人如故運長質木廉正治身甚清不事園宅不受餉遺而凡鄙無識知唯與寒人潘智徐文盛厚善動止施爲必與二人量議文盛爲奉朝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晉縣男食邑四百戶順帝卽位出運長爲寧朔將軍宣城太守尋去郡還家沈攸之反運長有異志齊王遣驃司馬崔文仲討誅之

史臣曰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疎情殊塗一教權歸近狎異世同規雖復漢高之簡易光武之謹厚猶豐沛多顯白水先華况世祖之泥滯鄙近太宗之拘孿愛習欲不紛惑床第豈可得哉

